

阿

名

阿

十

琬

明

琰

名

鑠

臣

廿

四

卷

獲

錄

廿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於此矣所以興王致治而措斯世於隆古之盛者固由我祖宗列聖以聖繼聖而致然然而亦有賴於一二元勳碩輔賢人君子相與左右而弼成之也自洪武至弘治其間人材拔茅連茹而起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故開國靖難之勳制禮作樂之具化民成俗之績救世華國之文載在國史散之四方志及諸名臣家乘天下人所欲一一見之而不可得焉者也僉廣東按察司事晉陵徐君朝文自爲諸生時卽有志於采輯及登高第官法曹公餘徧訪之諸名臣後或士大夫藏書家得一碑一銘一狀一傳之類輒手自鈔錄積二十餘年而九朝諸名臣之事蹟視前此之爲贊爲言行錄者搜羅幾無遺矣錄成釐爲若干卷計幾百幾十有幾人焉其嗣得之者則別爲續錄以盡之名曰皇明名臣琬琰錄云夫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琬琰云者甚貴美之之辭者也昔人嘗有爲此者矣而文公晦菴先生復有名臣

言行錄焉茲不欲顯然自附於古之名儒之著述而若姑爲後之
秉筆削之任者張本云爾錄成俾詡序之詡未暇也未幾君擢雲
南憲副洞陽馮君廷伯來僉廣憲復訂正而輯之以請義不敢辭
乃爲之論撰而歎曰嗟乎人材之成匪一途也究其歸不越乎造
成人爲辭命二者而已矣昔孔子之論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公
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至論辭命則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夫成人必兼四子之長而辭命必更四賢之手
則人材之成就文章之鳴世豈易易也哉若諸名臣之造成人爲
辭命如孔子之云者何彬彬也其他得一體亦足以名世矣況具
體乎故曰不成章不達是已後之覽斯錄者豈無興起而思齊焉
者乎取其長去其短駸駸乎又必進而如聖人之踐形盡性焉吐
辭爲經焉詡固弗敢厚誣天下以爲無其人也相率出以翊我皇
明億萬年之景運使有隆而無替焉而諸賢亦有無窮之聞矣傳

曰辭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詡誠無似所願與天下有
志胥擇而共勉之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臣詡不佞敢竊
附堯人擊壤之義敬以是爲我皇明作人頌焉弘治十八年乙丑
春二月上澣南海病夫張詡撰

皇明名臣瑛玢錄卷之一

晉陵徐紘輯

太祖高皇帝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爲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爲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況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爲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於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爲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閒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

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禽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掘彼援兵尙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夤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黥兵固守建業朕親

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惟楊義兵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途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閒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於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

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阜林之野
生禽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
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
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卽大位二月命王爲征
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
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
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
北齊旣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崤
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
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
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
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
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

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疵而還敕命沿邊
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
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勞於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
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
八日己酉葬於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
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
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
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
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旣薨朕恐歲月幽遐磨迷偉績朕
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
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祕略兮神機默溫溫兮兼
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旣出幡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蹶疾

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矛燦爛兮精銳舍之兮周
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
弧力勁兮躬櫬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堅撫
順兮我武惟揚

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
臣爲之惟我聖皇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
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
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
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
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於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
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司
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臣孫大雅謹書
太常張司丞來儀
敕賜滁陽王廟碑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
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
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詔按王諱子興姓
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
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
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
目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旣而娶不數年夫
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
佳兆異日非常必大吾家旣長兄弟別業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
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
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
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
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

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旣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讎人亦駐其中

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艱王聞驚懼得疾尋薨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歿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旣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以與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旣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洗其垢氛龍騰

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啟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無
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
付以閩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啟其緒弗
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割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
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廷乃復滁人護其園
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壘酒釃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
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芴芴者雄孰王之似小
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宋學士

濂

鄂國常公開平忠武王神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兼太子太保鄂國常公薨軍中二十三日計聞皇帝爲之
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
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
平王諡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

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
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
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於庭而謂之曰朕
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
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
授爾尙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
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
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
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
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
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
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
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
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

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
王卽舍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
迺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升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
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
孥尙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
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
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
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
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
力戰大敗其衆禽士誠梟將張將軍德冬十有一月升統軍大元
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盩國
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
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
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

冬十月升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
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
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
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
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
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構亂據池州神
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禽斬羅友
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
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
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
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
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

之閒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
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尙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
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
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
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
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御
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
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升中書平章政事
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
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
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秦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
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
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禽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

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
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
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
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
擊之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
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
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
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投征虜副將軍
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
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
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
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
河大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三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

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真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諡今王之功非恭之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諡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岳震動颯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

加大小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
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
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
天日燧其有光亙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蹏所及王功爲
多十五年閒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
在古或罕於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亡興哀如失一臂爰
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
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
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曹國李公岐陽武靖王神道碑銘

有序

董學士 倫

洪武十有七年春三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李公薨于第皇上
輟視朝三日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賜葬地于鍾
山之陰越三年秋有司奏王神道碑石已具而未有刻辭明日詔
臣倫爲文撰次王之勳德以寵其子孫於無窮臣倫再拜稽首而
退謹按王諱文忠字思本姓李氏世爲泗州盱眙人父隴西恭獻
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攜
王走軍中幾不能存聞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皇上喜甚卽自
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
習之歲丁酉乃以舍人領軍策應池州僞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
奮擊敗之戊戌春正月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二月敗元
判院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

眾王恐士卒恃此富驕莫有鬪志因激怒使其盡殺所獲焚其輜
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眾咸奮厲進次淳安
夜襲破僞洪元師營降其眾千餘三月會寧河王鄧愈越國公胡
大海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
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僞吳張士誠遣其徒率
苗獠水陸奄至王與戰大敗其眾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
而下水寇見之亦遁冬十有二月帥師攻諸暨克之王寅春三月
擢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癸卯春二月苗獠蔣英構亂金華賊
殺越國胡公王聞亂率兵馳赴賊委城遁去夏四月守將謝再興
據諸暨以叛上命築新城於諸暨之西以拒之秋九月再興誘士
誠寇東陽王自嚴將銳師破之冬十月升右丞乙巳春正月士誠
遣僞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即合將士
未至新城十里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眾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眾論之則我

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立破八十萬之符堅
庸非眾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莫
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
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禽禽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
戰王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
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亂
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
萬級禽將士七百餘人委棄鎧仗彌互山邱自是張不能軍矣丙
午八月召還京師陞受宸算總水陸之師下江浙冬十月師進克
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
日而拔杭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員外方彝詣軍門請降王曰師
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
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有他意乎王見
其誠引入卧内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遂

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
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
事就加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戊申春正月上
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旣平餘燼復合詔王討
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進迤北由遵化
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大寧元將也速逆戰一鼓敗之追
至灤河斬其宗王慶生遂進次大興王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
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鼎住進克上都秋七月開
平王薨于軍中八月詔王領其眾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
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眾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闔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
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王與戰
禽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禽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
里爲營王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虜果悉銳來

攻王堅壁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
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禽其將脫列伯降眾萬餘
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
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禽其平章祝
眞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册以
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禽元將江唐國公進
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
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
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復征迤北王總兵東道五月取和林師進
可温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
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廬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
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
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眾王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

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眾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禽其平章陳安禮木屑北征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禽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厓克之斬其宗王朵朵失理禽承旨伯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十三年詔參贊國事裨益恆多至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東宮臨視明日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乃還王召諸子訓以大義翌日而薨時三月丙戌日也享年四十有六高祖諱某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林氏贈夫人曾祖諱某贈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護軍追封臨淮伯妣蔡氏胡氏俱贈臨淮伯夫人祖諱某贈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隴西侯妣陳氏贈隴西侯夫人考諱禎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

國曹國公追封隴西王諡恭獻妣曹國長公主太皇太后所生皇
上皇姊也繼妣陳氏追封淑德夫人王娶畢氏累封曹國夫人子
男三世子景隆襲封曹國公次增枝次芳英皆上所賜名女長適
汪致淵次適高昂孫男順安女一王器量沈闕人莫測其際臨陣
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
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
循理度惟謹及出爲詩詞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泊如也嗚呼
王起貴戚際風雲之會東征西討挺立殊功名滿天下生有大國
之封死有王爵之賜壽雖不及而耿耿者固將與國相永久非可
與身同泯也臣倫故謹掇其大事有繫於世者爲之銘銘曰
天生聖人篤開大業風行電指孰不震懾時惟武靖豐頤秀頰皇
親訓迪才日燧燧俾長三軍屢奏佳捷俾奠南服民心孔愜新城
之役血滔四流以少制多歸王之謀武林之兵降其守臣市不易
肆歸王之仁光聲旣赫聞者膽落直擣胡穴王公就縛彼卒如羊

我卒如熊摧陷無堅皆王之功王乃憺然曰惟有成皇上所教匪臣之能海宇載穆倚樹嘯吟王雖不言簡在帝心錫封于曹旌王之勞金符刻誓天意彌高乃贊國經高密是紹秉誠東禮百僚可表壽豈惟多天奪之暴星殞砥折伊誰控告皇上悼閔賜茲刻文百世之下昭王崇勳

衛國鄧公寧河武順王神道碑

夢炎

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初九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鄧愈自河州召還至壽春以疾薨訃聞上哭之哀爲輟朝三日詔追封寧河王諡武順其月十九日柩車至三山門車駕臨奠且親視其葬地而舊塋在鳳臺鄉者狹隘弗稱上乃徧覽傍近岡阜擇於城南西山之原寬平爽塏敕有司營建墓兆仍命遷王母夫人及弟嘔之喪同葬焉凡喪事所須皆官給之恩至渥也上猶念其功不已召臣夢炎等於廷諭之曰愈事朕一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至甚歷鎮八州有功無過爾其撰文刻之

石以昭不朽臣謹按公牘所載賜名愈泗州虹縣人三世弗仕以王貴曾祖父太公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臨淮伯曾祖母孟氏追封臨淮伯夫人祖父太公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南陽侯祖母戚氏追封南陽侯夫人父諱順興贈特進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右柱國追封衛國公母張氏追封衛國公夫人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畧過人元季壬辰天下雲擾王父衛國公起兵于鄉遂成臨濠與元兵戰死之王兄友隆代領其眾未幾友隆病卒眾推王領軍事年方十六王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歲乙未上駐師滁陽王自盱眙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其年夏六月從渡大江克采石取太平繼而元將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陳也先合兵數萬逼城下上親督兵禦之調王與魏國公以奇兵出其後大破之生禽陳也先丙申三月定金陵拔溧水破鎮江王皆與有功升元帥出守廣德冬十有二月長鎗謝元帥率眾來寇王出城奮擊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一千餘人

丁酉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七月領兵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元將敗走十月浙江苗元帥率眾十餘萬來攻城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王激厲將士明立賞罰與越國公胡大海等分門並出奮兵力戰大敗其眾生禽部將胡辛等一百五十八人賊眾奔潰婺源元江同僉領兵來降戊戌正月擊破鐵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五百餘級追至婺源東門禽殺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遂克婺源三月取嚴州四月攻淳安縣賊帥金子珍敗走獲馬一百餘匹降其頭目軍士三千餘人遷同僉樞密院事五月浙江苗揚復率眾屯徽州烏龍嶺拒卻之九月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寇於閉林寨庚子七月番陽院判于光及右丞余椿擊走僞漢部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有旨命玉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而僞漢主陳友諒尚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王斂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殲其眾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

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饒之境內弄兵者尙懷疑阻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八月領兵襲浮梁僞參政侯邦佐棄城遁八月取樂平擊敗蕭總管五千餘眾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境悉定進取江西十月駐兵於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翌日遣人以分省印來獻王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之民室家相慶爭持牛酒迎勞王悉卻而不受是時上親討僞漢主陳友諒於江州友諒敗走遂下江西命王以步兵來會車駕至南昌有旨授王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留鎮之時壬寅正月四日也癸卯夏四月友諒悉國內兵圍江西江水暴漲寇舟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協謀固守屢挫其鋒賊勢大阻相持者凡三月會上親率援兵至湖口友諒懼而退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三月新淦土豪鄧青叛以卒二萬人據永豐王調兵破之禽賊首胡理問劉右丞五十一人八月從開平王平臨江之沙

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合兵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巳正月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民懷其惠軍忘其勞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拜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畧中原而以王爲征戍將軍征取江淮未取州郡三月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禽蔡國公史克新等一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馬一百五十四七月克隨州右丞王誠降九月進取洪山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禽殺甚眾冬十有一月率兵討蜀河莽張獲之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招諭河州土番諸酋元帥何鎮南普花兒只汪來等皆納印請降於是河州以西朵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眾冬十有二月定功行賞特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五年命王爲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蕃所部州城邀沮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有旨命王爲征西將軍往討之十月

王與副將分兵爲三併力齊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上嘉其功遣使召還未至薨王以元後至元丁丑二月十五日生享年四十有一兄弟三人長卽友隆弟啤仕至羽林衛指揮僉事先王五年卒夫人曹氏側室王氏徐氏子男七人長鎮羽林衛鎮撫鎮後於十三年服制既終命襲封爲申國公次銘次鐸次銓次太平奴皆庶出女四人長女夫人曹氏出也爲秦宮妃次適河南護衛指揮周巖餘尙幼孫女一人王之葬也以是年十有二月二日丙午惟王器量宏偉而沈毅簡重謙恭慎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巖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事母夫人能致其孝撫弟幼孤能致其愛蓋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德宜乎爲國元勳光輔帝業而膺上眷之隆者也謹再拜稽首而爲之

銘曰

聖皇受命地闢天開掃清六合鼓舞羣材惟武順王雲龍風虎杖

策來從誓以身許飛渡大江奮戈前驅斧堅摧鋒何敵不除一舉
姑孰再舉建業颯馳電掣百戰百捷玉節飛雲金戈凜霜有赫其
威往征羣方乃輯浙東乃撫江右大闡煌煌厲我城守孰謂狂豎
而敢憑陵自速厥辜江漢底平帝用有嘉辨章湖廣駐節荆南爰
資開蕩化仇而恩循暴而柔以德輔刑澤及八州武功告成四海
一統爵以上公受天之寵烈烈征西極討窮追殲彼犬戎張我皇
威召還有期中道而逝九重痛悼三軍隕涕念王之忠開拓建功
念王之德無忝始終何以報之王封是錫袞衣繡裳光賁泉宅西
山之原墓門有石視此刻銘永錫無極

信國湯公東甌襄武王神道碑銘

方希直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
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
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
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

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夷僭
盜蕩滌凶姦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
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
有餞賜之敕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稱其
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升下不遺舊而賜銘
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
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
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
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
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
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
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
儻饒智畧元至正閒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
貴壬辰歲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

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畧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大洪山寨得兵八百升長萬夫復從攻滁州獲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眾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禽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升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禽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

十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陽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畧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三千馬八十四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卽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卽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

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搗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寔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寔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于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

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禽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割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陞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敕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歎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

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饗於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鼎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景昇昇昊昇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蓄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盛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

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隳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寶厭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旣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眞主眾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雕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旣成皇業乃集東邊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皇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旣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勳爰啟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

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
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
觀者動色天寶生材股肱聖皇豐其第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
與之同天子之明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
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三

黔寧昭靖王祠堂記

沐英

王參政景

德足以昭三辰動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乘大化
以控揣與天地而俱存生爲人豪沒爲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
救功以作元祀也非爲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
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寶典赤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
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茲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
實比之數功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聖王作而大命集
必生應昂降嶽之佐以開其休以道相我家邦是豈偶然而已哉
按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
穉喪所怙恃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
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綽有聲績甲
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

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禽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命王往鎮建寧三郡三年升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升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尤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河市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畧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勳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賁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三萬雜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鄰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愛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

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鹵知院李宜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柏匝刺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遠里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兵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陽若渡者遣其兵從上流濟單山出其陣後爲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元軍亦卻陣我師旣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大戰自辰至晡喋血膏野王率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禽達里麻元兵大敗俘二萬人僵屍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自殺收其金寶列衛屯守諸部皆納款唯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閒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擐甲執兵亂流攻關關不守薄其城遂攻之城潰禽世永昌鶴慶會川皆平閒使下車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

馳救之虜拔營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
 征南班師王雷鎮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
 倫發以三十萬眾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諸衛兵三
 萬禦之剋日會戰蠻用象王分兵軍為三令曰聞吾礮聲大眾齊
 入初風從賊來礮發風反助順乘風縱礮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
 聲震山谷殺其首將刀斯郎等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
 馬軍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矣情
 長首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阿資冬朝京師錫宴奉天殿賜金銀
 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汝在鎮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
 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福為平寇將
 軍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人貢明年夏王薨于正寢
 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諡昭靖王鎮十年初
 內訌外攘人卒流亡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十七萬
 畝且耕且戰招撫攜貳敬賢納士不吝資予民始知有生雖連歲

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露冰霰之中遐邇習聞皆覩天
 日山川草木桐生懋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夷
 念王不置合辭請于朝廷建祠報可俾王之盾子今西平侯纂其
 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曰法施于民曰以死勤事王
 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于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
 于明年六月己卯凡為楹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
 成享咸請記于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月
 騎斗衡坐張天張檻櫬槍助帝駟伐基隆平氣壓昆侖盪滄溟出
 入星緯無畱行勁涉滇海廢長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
 氣橫噓陽吹陰孰敢撓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廷上騎
 箕尾為列星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明堂堂遺像夾兩
 楹神光夜夜飛爽靈舂蠻布瀉通杳冥琴麗颯沓從兩旌條焉如
 雲搏紫清八衡鏘然韻流鈴春秋報祀垂千齡

安陸侯黔國威毅吳公神道碑銘

有序

復

劉學士 三五

上之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九日安陸侯吳公薨于雲南軍中訃聞上爲之震悼輟朝明年春正月晦置車至龍江遣官祭奠賜宅兆鍾山之陰翼日詔禮曹定議追封黔國公諡威毅其葬之二月二十二日駕出大平門高岡望祭既襄事之三年洪武之二十口年冬十月己亥皇上御奉天門以工部奏公碑已具惟文未有敕詞臣三吾等文之鑿諸石焉臣職在揚厲不敢控詞謹按其狀敘而銘之公諱復字伯起姓吳氏世廬州合肥人貴由公始曾大父伯七公追封句吳子妣嚴氏句吳子夫人大父省三公諱虎贈昭勇將軍親軍指揮使追封保信伯妣朱氏保信伯夫人父萬一公諱海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安陸侯妣耿氏安陸侯夫人公生而沈鷺少言笑勇畧過人當元季宇內幅裂羣雄蠶起念不能坐受魚肉必有真主方得拔迹至正甲午首自梁縣仗劍謁今上于淮右上察其底裏無他俾領前驅克滁州下湯泉

六合等寨乙未夏六月從龍濟江取采石太平繼當句容溧水丙申春二月破臺中丞蠻子海牙水寨進攻臺城功先諸將授管軍總管調之鎮江丹陽金壇兵至卽下丁酉三月拔元帥擊江陰無錫下之還守常州戊戌夏四月姑蘇張士誠軍奄至致死爭公躍馬手矛追奔之己亥四月九月十月連攻士誠軍于高橋太湖于常州庚子夏五月破常熟西門辛丑夏四月張盛氣取償所喪敗于太湖冬十有一月又敗于長興俘斬五千餘張憤屢衄癸卯春三月悉眾圍劉福通于安豐公隨駕往擊率先陷陣大崩其軍俘獲士馬資仗無算嗣是張爲之奪氣矣甲辰春二月領戰艦唯江敗敵于黃山殺傷過當三月從徐公今中山王圍廬州五閱月未下手鎗大呼先登極敵樓兒張前銳禽其渠帥連士馬遂克之時常公今開平王已南定荆湖有旨授公指揮同知振武衛鎮沔陽元同僉任亮者柵安陸擁兵肆號五月開平總大軍復襄漢公將其先鋒自沔倍道徑擣安陸州兵大潰生縛亮以歸上命畱鎮其

地威懾德懷款附日至雍荆綦宇公私舍樓堞墜塹糧儲甲仗無不畢具兵民倚賴焉戊申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秋拔麻張寨洪山冬十月克汝州魯山以功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安陸衛指揮二年春正月取鄖縣均州房州諸柵險以自豪者悉就削平三年正月踣易文通寨鹵僞官及寇三百餘二月調征陝西定安州元大將廓廓帖木兒逆戰走之禽李區二平章等官兵士七百餘馳馬七百二十疔夏五月征吐蕃克河州襲元豫王卜納王馬速院使底西黃河黑松林阿散秃于窮荒乃還秋八月拔南鄭回安陸冬十有一月受世襲之命四年夏五月從潁川侯平西蜀五年夏四月從衛國公平九溪柿溪辰州諸蠻俘峒首沒則蠅蠻三百餘秋八月帥各衛兵會王都督夾擊散毛峒九月回本衛進官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十年授世襲昭勇將軍指揮使十一年從西平侯再征吐蕃十二年振旅京師賜鐵券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安陸侯食祿二千

石十三年從鎮北平十四年從潁國公征雲南冬十一月破阿賈勝土者月等寨十二月得普定城之十五年春正月破西保阿驢等寨城水西守之夏五月破客里硬華楚硬木岡硬等寨秋八月取關索嶺九月赴援盤十六年春正月克黑定苗寨秋八月克北納寨而舊病金創復作駟聞亟遣尚醫醫之已無及竟薨于水西矣最公自結髮從軍三十餘年馬蹏所至繇淮而浙沔漢窮梁雍以西前後俘馘諸蠻峒七百四十有五招捕華楚硬等寨三百有一戶四千七百有九往往冒險矢石體無完膚平居同輩中語及征戰事一不自口其能至臨陣對敵則氣機橫發是故所至無堅不潰無攻不克斯其樹立之後偉者也於乎天以我皇上大是一統再造斯世則必篤生名將爲之恢廓徐常兩王開之於前黔國諸賢佐之于其閒此其事業相望忠義所貫豈不與我國家河山帶礪同萬億年無疆之休也哉公生至順辛未某月某日薨之年春秋五十有三室采氏從封安陸侯夫人男六人長曰傑試驍

騎右衛指揮使襲封安陸侯次日佑曰儀曰偉曰倫曰重喜女六人長爲齊王妃次納賚譚信次適昌樂侯子智次適前軍都督子謹餘尚幼公在普定買妾楊氏年甫十七當公平時慟哭已卽沐浴更衣自經以死事聞上歎異久之錫封貞烈淑人從公葬墓下仍旌異其門云銘曰

聖皇受命龍興鳳陽風雲慶會神靈效祥徐常兩王功臣第一繼有吳侯奮自梁邑委質以來戮力輸忠繇淮而浙屢衄寇鋒振武開衛沔陽駐節民資以綏兵藉之戢元有餘孽邈在西垂公鼓其勇彼窘于追旋師未幾雲南四伐威風所暨孰不震恒掉鞅之遙九圍半週一疾水西竟是弗瘳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衷于黔之國誰謂蠻姬以死從公誰謂公死不磨者功惇史勒銘徵諸爾封爾後克熾我銘孔壽

鞏昌侯陝國宣武郭公神道碑銘有序 子興 劉學士 三五
洪武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皇上御奉天門工部侍郎臣秦達

奏故鞏昌侯墓道之碑已具宜得文及時鏡之有旨翰林學士院製文臣三吾職在詞垣不敢以才學譎淺爲辭謹按其世系功勳年爵次第而銘之臣聞天興聖代大有爲之君必篤生瓌偉英勇之將與之會遇以輔成其大業雖人也實天也當元季王政不綱所在裂裳爲旗荷衿爲革兵野日雄罔所適主時則今上皇帝龍興鳳陽天人合應有若中山開平兩公傑出其間是固功無與儷矣其知所趨向先後踈附厥有成蹟若鞏昌侯臣郭子興者亦豈偶然哉子興世鳳陽人拳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卽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旣從龍濟江若采石若太平若溧陽溧水所嚮崩角義勇之聲日以禪矣丙申三月隨大軍進拔臺城先登授管軍總管繼升統軍元帥攻圍常州身犯矢石晝夜不解衣甲爲生蟻蝨九閱月城始下被賞優渥載調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安慶衢州勢劇破竹壬寅分兵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卯八月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艘駢

進戒嚴所部人百其勇陳友諒計燧中流矢死人知天命有歸矣
甲辰春侍上親征湖廣武昌泗血馳戰多所斬獲用屢功擢鷹揚
衛指揮使簡在上心俾從中山王拔廬州拔安豐卒先陷陣大敗
姑蘇張士誠爲之奪氣其平襄陽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而蹂高
郵踣淮安拔淞西湖州里困姑蘇往往裏創力戰中山王以公之
勇功聞升鎮國上將軍大都府僉都督吳二年正月改洪武元年
上卽位有事關陝命領其軍進討中原隘守潼關三年獻一迹不
敢南移成鞏昌招摩逋殘嚴戢部曲戎西羌夷兩境帖然進封鞏
昌侯方倚之永鎮西陲而溘先朝露薨于家矣上爲之震悼輟朝
三日賻贈有加追封陝國公諡宣武以洪武十七年冬十有二月
日葬聚寶山之原曾祖考某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國
追封光祿山縣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夫人祖考某贈驃騎
將軍都指揮使追封汾陽伯妣趙氏從封汾陽伯夫人考某贈榮
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鞏昌侯妣單氏從封鞏昌侯

夫人配汪氏封鞏昌侯夫人皆由公貴賜恩子男四人長景儀卒
五開次振次宗次官僧公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以某年某月某
日壽五十有四惟公自開國以來從龍上下盡瘁所事所至以英
勇聞是故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視轉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
之朝夕焉雖鋒矢交集飢渴不時咸不避卹必盪殲渠凶歸報終
事乃已其依日月之光仗雷霆之威以恢拓疆宇勒勳西陲者亦
人傑也哉詞臣揚厲爲職是宜有銘詞曰

聖皇受命龍興鳳陽猷定禍亂經畧封疆篤生武臣先後相望維
陝國公實生帝鄉沈鷲其勇鐵石其剛乘風慶雲依日月光旌麾
所指敵摧鋒芒底定東南載戢戎羌萬里之遠如在室堂生前封
侯式是鞏昌身後封公亦此西方聚寶之原不食之岡佳城鬱鬱
公所固藏詞臣載筆德音靡忘子孫善保奕世流芳

定遠侯王弼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有序

劉學士 三五

國家當天造草昧之初爪牙輩出風雲慶會時則有草萊之士爲

效其忠勇不二之節焉當功成治定之日慶賞大行雨露濃郁時則受鐵券之封者人堅帶礪之盟焉於是武臣定遠侯王弼受封有年矣乃洪武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侯以其履歷事狀來請文于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某徒武不學義所當爲每在人後于公侯之還鄉者弼還鄉矣與造第者弼造第矣鈔錠金銀匹帛之駢蕃錫賚者弼亦受錫矣推貴生者之爵爵其三代已死者之考妣亦獲爵其先矣惟是片石之樹所以顯揚其親子孫所以當爲者朝廷亦與爲之弼旣不知自愧又不能勇爲傾遲之至今且三四年夫以弼之貴顯不後乎諸臣而誼當發揚者乃不克先乎諸臣三吾悲其言而閔其忠爲敘其狀曰王氏之先世鳳陽定遠人高曾祖考妣因兵興年幼失其名氏祖考四七公祖妣張氏考五五妣魏氏三代之親俱封定遠侯侯夫人兄十六公追封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河南中護衛指揮使一門三世並受侯封朝廷于臣門無一之或遺臣于朝廷顧萬分無一之少報况弼之生實當元政不綱

羣雄蠡起之年大明真人誕爲民生之日以至正丙申率其部下納款內附從龍濟江日益被遇竊自惟念弼之蠢愚語智不足以有謀語勇不能以陷陣屬當天心厭亂人心思治是故兵行所至如涼颿之振稿葉不遺餘力破竹之迎霜刀無所措手隨克嘗川而得石淙攻蘭溪而下金華諸暨會稽龍訐鄂渚以至南昌解洪城之受圍戰鄱湖之塵兵獲備禁江應援安豐池遞襄陽安陸秦郵淮陰淝西湖州悉如廟算所策遂階昭勇大將軍驍騎右衛親指揮使時兩廣福建皆以平定則奉命從大將軍今某公征進中原沂州益都東樓城轉而之濟南浚儀河南潼關廣平彰德諸大郡先聲所至望風款附乘此破竹之勢下幽燕真定關陝殘元諸餘孽相繼敗沒其察罕腦兒紅羅斷頭等山舉不戰自潰載進秦國將軍僉大都府事洪武十一年調隸大將軍某公西征討平羌戎摧其部落生口橐駝羊馬俘獲無算進右副總兵賜今號宣力武臣勳階官爵食祿二千石繼平雲南二十年道出金山從大將

軍受降納哈出二十一年復從大軍征北師次捕魚兒海獲元餘
孽後宮妃后等無遺餘我師方病渴而山顛靈泉爲之湧是捷也
非人力所及也實則天也寵班芳效全軍歡動微臣王弼亦獲榮
袞至今陰山鐵侯虹光所貫永夜不息爲之銘曰

天生真人龍興鳳陽一時牙爪皆在帝鄉奮勇農畝拔迹戎行維
時我皇國運方昌百爾執事亦荷寵光乘風雲會會籌策良旌麾
所指敵摧鋒芒所攻者下所嚮者降維侯定遠值時助勦念弗自
保無所于藏率其部曲從龍濟江濟江以來被遇異常首事雪川
陣無堅疆繼拔姑蘇寇無鴟張盛兵中原行營相望陳師幽燕彼
虜敢當紅羅之山窮追胡疆蹙踏河冰衝冒雪霜金城之進遂伏
戎羌滇池之下遠過遐荒極北金山受胡王降功于何有皇則不
忘旣賜之爵金匱永藏繇侯世襲善善何長以侯就第富貴巨量
墓有肖像翁仲馬羊墓有穹碑金石文章人子所職事在顯揚金
石文章自爾玉堂河山帶礪與國無疆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四

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并序

劉學士三吾

皇上有天下以來玉音日所敷訓文武臣庶惟忠與孝是勵是懋
 念爾數四開國勳舊相從濟江冀載興運宣忠效勞亦有年矣今
 朔南一軌天下大定而賞賚郵典籍至於今敕賜緡鑑人五萬定
 與造第鳳陽亦既告成行且就第則載賜鈔二十錠與葺先塋表
 儀其墓念爾子爾孫克有今日皆由祖宗樹德其前乃追贈其先
 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文段表裏三十疋安富厥家榮享
 有廟神道有碑備物肖像有翁仲羊馬於是賜號長興侯耿炳文
 既得賜第其家以爵就第其鄉三代考妣子孫侯者其高曾祖考
 亦侯子孫所妣者侯夫人高曾祖考妣亦侯夫人陰陽表裏忠厚
 之道炳文惟念不肖之身奮自農畝獲際皇上不世之遇貴至封
 侯富迨子孫皆非始願所及也某愚且蠢不知所以顯揚其先皇
 上不惟教以顯揚之道又與顯揚之貲又三年為洪武二十七年

乃狀其事於翰林儒臣劉三吾按狀炳文世鳳陽邑人奮身農畝當元至正壬辰在所虹亂鄉邑尤甚先父君用四顧彷徨無所于歸父子二人因念與其伏山林又手就戮曷若相率舉義兵得豪傑而往輔之乃挺身謁今上於鳳陽一見被蒙知遇自至麾下日備使令授先父管軍百夫甲午年四月領軍隨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營寨取嘉山繆把頭營寨再取滁州守禦授管軍千戶乙未閏正月從上領軍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六月隨龍濟江取太平守禦丙申二月三月從上克采石中丞蠻子水寨取也先繼取臺城守禦聚寶門悉父子相從領軍是月十七日同父領軍隨總兵徐達今開國公取鎮江守禦其夏四月先父奉命統兵應拔常之宜興地界張氏勢所必爭則日相邊囁各柵木自營盡死以報稍失尺寸即全軍而死是故人百其勇有死無二是役也先父買勇先登用簿蠹附騰柵而上見斫傷以死猶力戰不休父既死炳文襲職仍管其軍六月取廣德守禦丁酉取長興守

禦開設長興翼元帥府署授統軍元帥甲辰改元帥府爲興武衛親軍指揮使司就職本衛指揮使丙午調隨徐總兵取湖州其年取蘇州吳元年九月回京授大都督府僉事明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其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太子右率府副使其年九月隨總兵常國公征大同守禦回太原二月以其軍隨總兵徐國公征取陝西時兩軍人馬甚盛方事讎殺夾武功東川兩陣思齊在其東思道壘其西日數挑戰募食以俟曾不少懈衣甲蟣蝨生身而瘡不恤也如是者數月餘兩軍相敵無少休暇大概彼稍隙我即進以是堅固力不克支相與遁去既得其地就鎮守之開設大都督府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署事久之三年開秦府授府左相之職其相秦也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其年十一月受今封爵最侯自壬辰至丙申五年悉從父領軍自其父沒於王事後即以其軍攻城略地得廣德得長興而侯所爵兆於此矣繼得湖州蘇州懷慶澤潞平陽太原陝西爲侯所兼官亦兆於是矣前後從軍二十有

七年中間多其父子之兵與其所自得之兵最苦戰者長興之役當姑蘇鴟張之日其所必爭血戰之地而湖蘇兩大郡尤其表裏山河之勢當其有事於東吳也諸將會議上前無不先請徑擣其所穴抑亦手探囊中之物耳皇上首策萬全乃首在雪川大都彼析兵以禦我其力分全軍以出戰其勢空如此則鼎魚穴蠹安所暇息諸將乃歎服聖算之高非凡所能及也尤是決計先湖後蘇彼雖連營相望而湖蘇之勢兩分彼有手足不相應之患我師無腹背受敵之虞則侯等所爲酣戰能爲國全有是東吳者實皇上發縱指示伏逐狐兔之勢耳是功也狗之功也其敢以自名今故爲三吾言之也然則侯前後所歷戰百戰百捷其功大矣侯雖不敢自名其功而功之在侯猶獵之不能忘犬犬之不能忘所自也如此其克有今也宜哉三吾聞其言念昔建武之中興也況弁兩耿實以父子同摠忠赤盡瘁國家故能聲援相應共成犄角之勢以恢復舊物光照先業炳文父子固不敢上方況弁其心之忠卽

二耿之忠也而侯一不自口其能天之生斯人爲我皇上成是混一之功致此太平之治也豈偶然哉爲之銘曰

天生聖皇龍興鳳陽有志其人識主之真相率來迎如漢沛豐蕭曹景從風虎雲龍耿侯長興父子領兵從上討征父況子弁力敵是戡每戰必酣長興之役父也戰死子也世襲李張在陝兩兵據險卒也俱翦長興受封悉以是功孰克比隆秦相兼官舉由其賢入其泥丸父死王事朝有贈諡公爲果毅子旣封侯三代亦侯富貴是優金匱石室山河帶礪子孫世世子孫世世輔我皇家億千萬禩

宋國公馮勝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并序

劉學士

三吾

嘗讀小雅詩天保序有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然後知君推恩以待臣下臣子當感受及其親之恩以報君上君親之恩天地之造不容名言臣子報上罔極之恩詎言語所能形容其萬一哉當元政不綱宇內幅裂羣雄蠱起皇上以神武之

資濟艱迫之運時則有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後折衝禦侮於是馮勝兄弟夤緣會遇爲時爪牙從龍濟江獲展尺寸以有今日非偶然也乃洪武二十二年詔公侯各還其賜之緡鏹與造第舍繼資金帛安富厥家追封三代用生者爵墓之享堂則備物肖像礪石樹碑悉出內帑與爲之以三吾職在翰林式司紀載懇文其事公之先泗州幕山人有遠祖失其名諱再移家光州固始近代里中有老卒見馮家祖先書始祖征西將軍異者傳爲征西將軍異之後曾大考諱元善家世業農以曾孫貴勳階爵贈如其曾孫妣史氏國公夫人祖考諱信贈如其孫妣朱氏國公夫人再徙今鳳陽定遠之左家焉考諱文質贈如其子隱德不仕妣汪氏國公夫人生三子公其季也公名勝賦性謹厚有智而勇當兵興時念不能坐受魚肉甲午之歲同兄國用伏謁今上於妙山從克滁州三叉河和州版門寨度江克采石太平等處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勾死不得則願

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也環上而寢悉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役公先陷陣眾乘勢崩之遂禽也先丙申二月從破臺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於采石三月進攻臺城拔之還軍從擊鎮江丹徒寧國授萬戶丁酉克甘露松山望亭戊戌克泰興宜興授元帥守禦庚子國用卒由親軍指揮封郢國公公襲其職仍掌親兵僞漢陳友諒悉眾來寇公衝其中堅敗之於龍灣繼復采石太平壬寅克安慶江州升都護癸卯應拔安豐升同僉調擊廬州甲辰從拔武昌得廬州乙巳克泰州海安壩及江西諸郡丙午淮安安豐浙西舊館蘇州悉從諸總戎下之吳元年丁未升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是年克山東諸郡戊申春正月上卽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年十月授副將軍克開封河南潼關懷慶太原澤潞等處悉平之二年授征西將軍克陝西鳳翔等處諸郡進兵追元大將李思齊於臨洮降其全軍河州等處以次俱下三年大敗元總兵擴廓帖木兒

於定西回京封今爵宋國公守鎮陝西四年分兵三道北征公以
征西將由西道取甘肅等處敗元將失刺兵敗朵兒口入於虎刺
罕口獲人馬數十萬羊馬駝稱是進拔肅州等處至亦積乃敗俞
寶兵五年回軍六年七年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八年自大同
征元末卜散不刺等地回鎮陝西十一年回軍十二年至十七年
連鎮河南撫軍恤民兵欣附明年以久鎮於外爲勞上乃召還
遣禮曹齎羊酒慰勞之其年秋授征虜大將軍總兵北征屯兵絳
橋操練兩月而還二十年佩征虜印總步騎三十萬城大寧等處
北征元邊將納哈出受其學士也先帖木國公官童平章蠡臺降
款所部悉降歸之入山海各城屯任二十一年往東昌等處調各
城達達軍隨順國公傳友惠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叛其
夕繼往永寧鎮守沿邊撫安達軍二十三年秋蒙恩賜第追封之
典制詞所謂爾勝居京師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建爪牙之勳平定
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是勳也發縱指示之力也朝廷旣待之

隆而報之厚矣在公則曷敢以此自名哉嗚呼一門兄弟兩封公
爵郢公不壽公也克壽是使兄所齋志不能以卒報者而公所著
微勞不惟不克報乃因之益以顯揚其先郢也宋也幽明之感爲
何如哉遂申之以歌歌曰

真人爲時作民主兮揭日月於中天爪牙從龍亦奮起兮際風雲
於八埏郢公去宋公繼兮式克振後而光前稟廟謨而廓疆宇兮
爵彌進而志彌堅

其一

賜之第賚以金帛兮旣安富其家聲霈厥澤滲及漏泉兮又尊榮
其先親以愚臣不知所以顯揚兮復俾勒文乎堅珉祖孫相望感
洪造兮矢銜結而無其因則願世篤忠貞兮等帶礪乎萬億之春

其二

陸安侯許國襄簡王公神道碑銘

有序志世

劉學士

三五

許國襄簡公旣葬有年洪武之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皇帝御
奉天門以工部奏公墓隧之石已具飭翰林學士院爲文賜其家

俾鑣焉臣三吾職在紀述不敢控辭則退而稽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臣聞天生聖上聰明時又當元政秕僻寓內幅裂羣雄角起資以君主治其爭亂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若徐常兩王佐命討伐襄簡王公單乘義效順以會其成功大一統之業者亦天所俾予者哉公姓王諱志世鳳陽臨淮人性鷙猛有智謀臨陣對敵果毅無前至正壬辰三月土寇蠡起舉鄉兵取濠州且守且戰甲午前克滁州勢劇破竹知天命攸歸在今上疏附來從乙未濟江得采石太平破中丞蠻子海牙水寨進拔建康丙申七月調隸總兵同僉樞院徐中山圍常州屢騰柵先登身犯矢石功聞授懷遠大將軍右副元帥丁酉三月常始下公爲最後恢復宣州江陰宜興高郵等州府多著戰績中山悉其能公克摠其智勇故也辛丑秋九月侍上親下安慶諸郡邑壬寅夏四月復隸中山身先馳戰江西諸州縣望風崩角癸卯八月乘海艘從御舟蹙陳友諒於彭蠡友諒中流矢死擊走其餘黨於注口之水寨甲辰

二月上親征湖廣武昌公暨諸將壹稟睿算與賊選噉遂下之載從中山復廬州拔安豐逐北姑蘇張士誠軍升熊衛親軍都指揮使總兵守禦陸安州明年春改授陸安衛指揮使戰守戢綏敵讐民附戊申春正月上正宸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夏五月奉旨將本衛兵征迤北次汴梁尋調征河南冬十月從馮勝宋國公度黃河迤邐進取懷慶澤潞等府州往往所部直前無堅陣是臘徙鎮平陽居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明年將其全軍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卻胡遠遁還軍平陽冬十一月敕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陸安侯五年從中山征漢朔大獲虜而還九月又從傅友德今穎國公征雲南所向克捷十七年凱還京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以疾薨於第上爲之震悼罷朝賻贈有加追封許國諡襄簡公生元統乙亥正月九日春秋五十有二以薨之十月二日敕葬鍾山之陰曾祖考四一公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羅山縣子妣董氏追封羅山縣

子夫人祖考五一公驃騎將軍親軍指揮使護軍追封太原伯妣
寧氏追封太原伯夫人考六三公榮祿大夫同侯妣潘氏追封陸
安侯夫人室潘氏從封許國夫人先公薨至順壬申五月十九日
薨洪武庚戌三月始葬鳳陽臨淮至是從公耐焉生男四人長威
次域次璣次琛女一人適黔國公子景佑孫男三女二揆公功行
是宜銘詞曰

先時寓內勳勳弗靖烝民有主資以戡定效用者將鷹揚其人徐
常兩王開國盡臣各有爪牙奮其威武惟襄簡公久佐徐府既定
江淮亦拓中原自河徂陝益西其轅繇淮而北極是朔漠轉征雲
南卓著勇略最公在軍沐雨櫛風惟知徇國皇卹厥躬陸安受封
方倚大用天不憖遺黃梁遽夢上爲震悼卹典是頒許國襄簡爵
諡具完鍾山之陰公所藏室壽正名垂燿然竹帛有桓其表有穹
其碑千秋萬禩永永無期

東川侯胡公墓志

海

劉學士三五

敕賜開國輔運推城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僉大都督府事東
川侯臣胡海世鳳陽定遠縣毛城村人當元之季羣雄角起侯念
不能叉手就戮始從土豪舉義知非其人去之隨大軍拔鳳陽敗
元將賈魯兵爲干夫甲午復泗州滁州爲萬戶乙未春復和州夏
六月從龍濟江得采石太平溧水溧陽還太平戰敗陳也先於北
門丙申春次克臺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旣破也先營於南臺先登
城之東北隅臺軍潰焉進克鎮江援廣德擊宣州拔常州取盩國
敗謝璽元帥兵遂得宣州選帳前先鋒略江陰踣湖州西南
天門寨鋒宜興攷婺州慶諸暨紹興衄僞漢於龍江仍得太平復
潛山擊安慶攻江州得湖廣沌口得江西南昌得城山羅家寨悉
與有功其隸魏國公有事於荆常澧衡潭敘寶慶手俘元將唐隆
就守禦其地受上吳王令旨升寶慶衛指揮使增陴浚隍兵民欣
附以其餘力載葺益陽城壘留鎮焉吳元年上卽位之洪武元年
以本衛兵聽調平章楊璟進征湖南廣西自祁陽永州全州湘以

北諸縣郡或摧或撫仁形義著既乘勝壓桂林之分省城壁峭倚郡縣完固將未以攻下侯駐兵東江首推萬戶皮彥高潛通把水張榮元帥者翻城內應夏六月二十三日四鼓大軍於北門入角亭梯墉而上軍令所臨全城悉附議者諸侯首其功直授大將軍仍寶慶指揮二年有旨右副總兵勦助江上思州獍酋黃英傑等大勢泰山之壓鷓鴣穀也英傑等逃之十萬山七洞口尾追之去英傑陣死英覽就俘斬餘撫安之三年春聽調江夏侯周德興取蜀然伏隘至險侯扼亢而咋之無不繫焉天門山亦負固旅拒夜率敢死士緣崖而上賊無一得脫者四年春抵賈厚漁陽關不避崖陡騰柵以入巢穴爲空功聞授世襲指揮仍守益陽是年夏江陰侯吳調捕武岡雲飛山寨梟其反者數人得生口三百六十五新寧縣內石鶴金竹萬數等寨亦梟其渠餘戶口或民或俘武岡以寧是秋再以江陰調捕靖州之綏寧首得馬羊西鬼等寨次得大水上峒諸寨或奔之或械之綏寧以平五年復以江陰調改沅岳

澧三衛兵節次攻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盤山皮林峒然塗山栗家峒曹滴如拘勝浪林長保等乃中峒或禽斬或撫諭靖之內舉安可戰瘡痍中又六年始有除大都督擢朝家爲不負侯矣十四年秋大將軍穎川侯今穎國公總兵征雲南諸夷侯與郭英都督今武定侯統兵率四川三萬之眾道永寧抵赤水爲穎公聲援俾得致力於雲南功實相表裏焉明年春侯與武定討大理平建昌降其平章月魯帖木兒其自澧州到大溪大容也度天火嶺禽獲蠻首夏三人古皮等既已獻馘次永順士卒未駐營悉出兵志修路俄蠻兵千餘驀嶺而下侯與其子玉卽被甲上馬迎敵玉手射斃七人侯亦多所射殺蠻潰去會修路之兵亦回腹背擊之無一獲免者散毛之役尤多所俘馘人謂侯得士死力致然十七年夏以平雲南功封今爵食祿千石子孫世襲金書鐵券載在盟府三十年春宋國公馮勝總戎北征侯左參將抵金山從大軍受元邊將納哈出降時其部曲有中悔者侯身還囑之竟得納款無

他虞二十三年秋侯例受褒卹之典先錫鏹五萬錠建第其鄉邑繼資金帛俾安且富追封三代侯爵且廟墓次備物肖像樹碑顯揚其先方期享福未艾而疽發於背醫鑄鍛志在戰陣以死中使問病未復命薨矣六月二十三日也輟朝遣祭卹典有加嗚呼侯當羣雄並起能擇真主而事之最其攻戰溪峒居多黔南朔漢功亦不可語將用老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迄於侯封三代子爲駙馬孫食世祿侯雖死而猶生乎公生元之天曆己巳十月十日酉時壽六十有三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妣某氏妻吳氏以侯貴受封子男八人長斌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卒次玉次觀尚公主次寶次財次玖次和尚次行者孫男三人曰炳者斌子食其父之祿孫女三人以九月某日葬所居一里許之鳳凰山方侯臨終謂諸室有從者否李氏恩賜者隨諾之卽就死眾妾救止之居一二日竟自縊矣不食前言亦難矣諸孤駙馬等遣人致禮幣求誌其石因備書侯所履歷以壽不朽云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方遜志希直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提三尺劍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在行中舉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上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眾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

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升公僉
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
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
公曰此間楚喉襟地可棄之平乃築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
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
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州
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
涕如喪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
塑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
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
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
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
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

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
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
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媻心撫摩之昔也奔走
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
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
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
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
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
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明將出戍邊城
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
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能有兩全者哉若
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常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
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
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莅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

附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入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光滿野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靈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啟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颯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鷲手荷鐵及其粲若路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眎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發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俸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閩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譁

汝掖汝摩化汝呻吟而為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闐闐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翬材乃端術經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稅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髮髯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礮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書可列指可縷陳矧公之英貫為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檣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於世世其十二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之四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之五

江國襄烈吳公神道碑銘

良

吳檢討伯宗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江陰侯吳公以疾薨於青州十二月計聞皇上為之憫悼輟朝三日詔所司定贈諡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追封江國公諡曰襄烈遣使者迎柩以歸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子賜葬鍾山之陰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撰文勒諸豐碑以垂不朽伯宗職居翰林屬當執筆謹敘而銘之公諱良姓吳氏鳳陽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禎俱以勇力稱元末羣雄並起海內鼎沸皇上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公兄弟委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深器焉甲午秋從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和陽常為先驅戰皆有功六月從渡大江與元兵戰於采石拔其營乘勝克姑孰等下溧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為多又從今大將軍太傅魏國公徐公達克鎮江下常

州屢著功勤歷升軍職丁酉下江陰命公以指揮使領兵鎮守時
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眾兵食富強實江南
一勁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喉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
帛啗誘將士公行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爲邊將慎守
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
民而已公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嚴部伍士卒無敢逃
亡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之不敢侵犯數年上親將兵下江西
克湖廣平僞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以公之扞蔽也
丁未克姑蘇士誠面縛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服必
得剛毅有智略者鎮之遂以命公公至奉宣皇上盛德紀律嚴明
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奠安洪武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
公有守江陰之功封爵爲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
孫世襲恩至渥也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國遠數千里前
古號爲要荒乍臣乍叛唐宋已來羈縻而已元都北方相去益遠

姑息尤甚夷俗狃於仇殺數侵盜邊境五年春命公將兵討之公
率兵深入跋履崇山踐歷險阻翦薙荆棘衝冒瘴霧勤勞特甚數
月盡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峒夷獠畏威懷德革心回化
輸租賦奉法令同內地焉先是上稽古制建親王爲磐石藩屏齊
王受封青州命公營建王府宮殿社稷公經營區畫部署軍卒並
手偕作功成民不知勞公留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十有八
公自起身行伍至爲將帥受封爵始終一致有功無過故其薨也
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公存時以公貴推恩三代曾祖三七府君
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穎上縣子妣周氏追封穎
上縣子夫人祖十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延陵
伯妣劉氏追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
督府事柱國追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高氏封江
陰侯夫人子男二人長曰高神策衛試指揮使次曰壽安女三人
在室公弟禎亦以勳封靖海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嗚呼古

今豪傑之士際風雲之會攀龍附鳳竭忠勤樹勳烈以名世者多矣未有如公兄弟同遇聖朝同立大勳同膺高爵輝映赫奕若斯之盛者也是宜勒諸貞石以光前古傳後世而垂無窮豈止照耀泉壤而已哉銘曰

天啟洪運大明肇興豪傑率從霧擁雲蒸桓桓吳公剛毅英烈異才間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敵莫敢當既定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陰崇墉東南要衝屹若砥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令炎荒僻遠命公徂征歷代羈縻慕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帛兄弟二人並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無窮生榮死哀富貴終始進爵上公賜諡具美鍾山之陰有碑穹然勒銘紀功何千萬年

海國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楨

劉侍郎

松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楨奉詔出定遠是秋

以疾聞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輿疾還京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廿六日薨計聞上爲之震悼輟朝二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諡襄毅仍賜窆鍾山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車駕臨奠加贈賻焉又明年庚申上追念其勞爰敕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臣崧奉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牘紀載第而書之謹按公初名國寶後賜名楨字幹臣姓吳氏世爲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里中卽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爲總管升建興翼院判轉分院元帥尋爲天興右翼副元帥與良同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首破僞吳張士誠水寨禽其梟將朱錠甲辰授英武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上親督戰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

由港口取湖州公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以大捷事平遂畱戍焉
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封二門士誠就
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所擾進僉大都督府事時方谷真據明州
未下上以公爲征南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公引
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
氏已潛擊家之海公領兵追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
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遣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取福州
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時僞平章陳友
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禽友定閩海平公
歸次昌國會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公調兵立勦之三年庚
戌朝廷定功行賞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
相府左相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
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
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

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
求大洋獲倭寇人船若干俘於京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
軍務至是歸自遼東而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二十
一日葬以薨之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贈鎮
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潁上縣子妣周氏追封潁上縣
子夫人祖十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延陵伯妣
劉氏追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柱國追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侯
夫人子男五人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次忠羽林左衛
鎮撫夫人李出也次端次洪皆庶出女五人其第五女許爲湘王
妃尚在室惟公以驍勇之才際興王之會鍾英淮甸立勦遼海致
位公侯而不矜不伐盡瘁所事真古之名時哉是宜銘銘曰
赫赫景命大明當天帝業所基公侯出焉桓桓吳公有乞其勇顧
瞻在廷玉立山聳元政不綱帝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

除和旋拔采石飛渡大江曾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
從干城是力帝命汝楨言守江陰鄰敵授首遠人歸心南收丹陽
東略無錫建興策功英武躋職寇窺海口縱兵擊之風從潮生彼
逆不支從攻吳興機略周布捷出舊館扼其歸路進拔封門東定
姑蘇禽厥大酋獻於京都帝念爾勞升秩督府不曰四明亦肆違
拒遘厲戈甲往貳征南挾潮而飛颿旗電帆撻金伐鼓壁其城下
寇窮而遁膽落萬馬躡景追風執訊凱還鯨奔鯢伏海濟雲鮮張
方告平閩海方急千艘南施熾彼勁敵三山旣隳延平遂通麾旄
所指列郡來同公歸自南蘭秀連梗鋤而闢之海道晒晒帝曰靖
海實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恭煌煌鐵券翼翼命秩恩延子孫
功翼王室載授征虜督餉定遼白粲連雲颶風不搖倭童跋扈出
沒大洋爰獸獮之皇威以張茫茫遼海烈烈英勇式弘將略茂對
天寵方召元老曹周世庸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天祐賢公宜永
福何疾之嬰遠此不淑儀曹考行贈諡有光鍾山佳城天設地藏

神道之左有石巖巖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滕國襄靖顧公神道碑

時

劉侍郎崧

自昔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以贊立大功
佐成大業爲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人交會之應哉故征西左
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時舉世爲臨淮人曾祖十四府君以
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睢寧縣子妣王氏封
睢寧縣子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武陵
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累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柱國封濟寧侯妣雷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夫人公志氣倜儻
勇於有爲元末政隳海內大亂皇上龍興淮甸思濟天下公以同
里率先來附被堅執銳常侍左右自歲甲午起兵西拔和州東渡
大江凡擊叛討逆開疆拓境靡不率從始由百夫長轉元帥尋同
知天策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繼調濠梁衛丙午詔與東平侯韓政
取濠州破四門月城拔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

北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太子率府事三年庚戌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職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授征西左副將軍由興元取四川入階州禽其梟將王進克文州絲州擊向家營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等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川平五年壬子仍左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與大將軍期失道糧且盡士卒不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薄部落戰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兵出鎮北平益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邊隅日靖晝夜從幕府吏深計遠算常若寇至明年乙卯詔還尋有旨從魏國公仍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遽覲奇疾藥弗能愈以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訃聞上爲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己卯公喪歸自北

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墳道觀者感歎敕賜葬鍾山之陰上親爲舉奠復定志文以賜之明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諡襄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矣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今封滕國公夫人子男四人長曰敬金吾前衛後千戶所鎮撫次曰英曰華曰苟爾女二人旣葬其孤敬泣而請於朝曰惟先臣事上二十餘年不幸蚤終願神道之石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請於以見聖朝眷待之厚且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曹以爲言詔可其請命禮部侍郎臣崧爲之銘臣崧職在討論不敢以蕪陋辭謹狀次而書之且系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乘時佐運各奮其武矯矯靖襄生於帝鄉帝猶龍飛雲從之翔自淮渡江首建業公時左右執俘獻捷領兵東向遂夷月城電擊颯馳濠梁以清北收燕薊旋拜驃騎崇勳豐祿券鐵以誓乃命西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山巉冰湫進圍成都作氣一鼓千夫投戈殛厥虜主旣從征虜北渡陰山擁槩奮呼出

其險巇薄衝部落免脫鵠擊掠其牛馬還給軍食主將上功帝憫爾勞四方既平汝弓其囊彘弓戢戈北守燕薊巖其肩鏞式謹邊事灤水茫茫居庸閑閑馬絕南牧城無畫關公歸未期遽以訃告沿邊驚呼當此嗟悼襄靖有諡滕國有封茅土新疏沛豐舊庸闡績著銘爰勒神道榮光自天子有詔

營國威襄郭公神道碑銘

英

楊文敏公榮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應天順人芟刈羣雄戡定海內一時智勇材力之臣感會風雲效其忠勤輔成帝業開千萬載太平之運奇勳偉績鏗鉤振耀勒銘鼎彝垂光竹帛與國家相為無窮猗歟盛哉子嘗叨職國史竊觀開國勳臣其間能身躋壽考世為貴戚子孫享有顯爵久而益盛者不數人豈非其存心之仁與積累之厚有閒耶若營國威襄公蓋足徵焉公姓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沈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采石太平建康鎮

常寧國諸郡屢立奇功上嘗以郭四呼之上親征偽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公時金瘡未瘳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於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僉同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方據胡牀遽呼公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驍騎管馬軍千戶從征襄陽克淮安濠州安豐升宣武將軍驍騎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徐公北定中原下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初大將軍遣公取通州公距城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眾請速攻之公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不意破之翌日大霧公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公佯敗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禽元

宗室孛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平真定生禽守將湯同僉復從平章常公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公憑高望之謂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常公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礮爲期至夜公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礮伏兵亦舉火鳴礮常公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保軍大潰自屠戮乃棄城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禽僞將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庚戌升本衛指揮副使從征池西克定西討西夏察罕惱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升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辛亥升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皇寧妃公之女弟也上遣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移鎮北平

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旣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羣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凡九千餘人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從潁川侯傅公征雲南旣至命公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公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河水暴漲公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斫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賊始覺遂大潰生禽烏撒并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關索嶺及僞石元帥山寨皆克之至江川符子寨寨依山公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礮連發烈燄漲天賊乃亂悉破滅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僞官段平章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縣山寨攻

靖寧州蠻七寨一日夜破之攻半撞山寨取仁德府破硝店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州破三營復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禽賊將高生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公功進爵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誥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將軍宋國馮公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虜將追襲公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公佯呼虜傷吾甲我眾益奮連戰數十合虜遂卻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公乃令諸軍少憩飲馬銜枚卷甲倍道直抵虜營虜主覺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公手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珍玩圖書降其眾五萬餘人生禽虜將咬咬司徒乃曩家太尉爽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

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已已上以天下無事且閱諸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賜賚遣歸其鄉公亦就道庚午獨召還京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益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剌失里寇邊命公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逐北至雅寒山而還丁丑川陝寇發勢張甚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沔之後河生禽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公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乞勿治且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可之永樂元年癸未二月十七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計聞太宗文皇帝爲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恤有加贈營國公諡威襄賜葬京師聚寶山之原公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皆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溼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而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

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
其攻克州郡必禁虜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
嘗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公悉
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多類此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
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事太祖高皇帝四十
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雖隆而自處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
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闕也其見敬
愛如此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
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用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
歎良久公大小百餘戰金瘡徧體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卽
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其事上竭忠如此曾祖參祖聚父山甫累
贈營國公曾祖妣何氏祖妣趙氏母單氏贈營國夫人配馬氏封
營國夫人公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贈陝國公
諡宣武次某福建都指揮使次卽公也子男十二人鎮銘鏞鑑鑰

銓錡鈺鈞鎡鋼鑰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銘遼王府典寶追封
武定侯鏞中軍都督府右都督 鑑中都雷守司副留守
鑰散騎舍人錡早卒鈺贈承德郎尚寶司丞鈞旗守衛指揮使女
九人長適府軍衛指揮僉事蘭瑜次適濟南衛指揮使戈某次遼
王妃次適府軍衛指揮僉事趙斌次郢王妃次適金吾右衛指揮
同知范聚餘早卒孫男二十有八琮玳瑋瑄瑾珣瑤瓊瓌玳瑁
珣璣璨瓚琬琰餘尚幼琮府軍衛指揮僉事玳襲武定侯瑾早卒
珣尚寶司丞瑤梁王府典寶瓊璟皆勳衛孫女十六人長仁宗昭
皇帝貴妃次適雷守左衛指揮陳鑑餘在室曾孫男五人聰耽餘
尚幼聰散騎舍人予觀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眾不嫉富貴壽考終始令節七子八婿諸孫數十人俱膺
顯仕唐世榮之若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
由公存心一本於仁故積累之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玳以神
道之石未立無以昭示永久來請文予閱其家傳考定其大者次

第之而系之銘曰

天啟皇明淮甸龍飛乘時應運風雲一機太祖受命汎掃餘孽羣
 力桓桓鼓勇就列東西征伐北南以平斷出神聖功協眾能展也
 郭公有文有武翊輔其主實天畀付鄱陽之戰眾論偉公公仰廟
 略不有其功既捷通州再捷太原河南北平黎庶沾恩南詔之征
 武功尤大誅叛全生蜀民是賴蠢彼殘胡偷生漢北卷甲禽之妖
 氛蕩滌皇有嘉錫錫爵褒功金書鐵券武定啟封錦袍御馬白金
 文綺赫赫高門煌煌戟棨世聯國戚代有顯融匪幸所致惟公之
 忠忠在朝廷載之信史亦有孝思永錫爾類在昔汾陽著勳有唐
 公實以之於今益彰我作銘詩勒公墓道百世斯承有赫其耀

都督僉事謝公神道碑銘

曹國李公景隆

昔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握乾符而起淮甸御寶曆而定萬方
 豪傑貔虎之士應期而出以折衝禦侮而克戡多難自正大統既
 論功行賞以報功德之臣至於位躋五府始終哀榮而垂光史冊

者蓋亦可數焉夏四月六日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謝公以疾卒
 禮部以聞擇葬地於京城桂山之陽以六月九日窆焉按狀公諱
 彥字子超姓謝氏世為鳳陽府鳳陽縣於皇里人幼失怙恃鞠育
 於外家因以孫為氏故元之季兩淮兵興公募集義勇圖保鄉井
 歲辛丑秋七月乃將其兵南渡大江從太祖皇帝破安慶克江州
 於時偽漢陳友諒盜名字置官屬據為國都至是始奔武昌公以
 功授義兵元帥癸卯春三月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援荆衡歸峽
 等州乙巳冬十一月取通泰州甲辰春二月徐宿濠泗潁五州淮
 安高郵安豐三郡皆入版圖秋九月轉攻湖州冬十一月圍偽吳
 張士誠於姑蘇丁未春正月太祖皇帝即吳王位已四年始以丁
 未為吳元年從大將軍中山武寧王破姑蘇俘士誠公又以功升
 掌羽林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遂入青州走故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公駐
 軍東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故元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

秋八月中山武寧王奉詔統兵攻北平公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薊永平保定真定中山以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太原二年己酉春三月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棄輜重引兵奔鳳翔三月庚戌公從中山王駐軍陝西列營長安城北平章王武率其官屬士民迎降夏四月取鳳翔即追降思齊於鞏昌遂破臨洮延安平涼靜寧莊浪開成六盤等處而秦屋環三郡亦望風而靡慶陽守將張思道率兵拒戰凡七閱月而思道敗走公復從中山王還軍臨洮會故元河南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來襲我軍王率大眾亟與決戰既敗之於臨洮復敗之於定西橋殪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算擴廓帖木兒引殘兵北遁四年辛亥夏五月調公守禦處州升應天衛指揮僉事進階宣武將軍五年壬子春正月移守朔州從征和林六年癸丑秋八月敗故元兵於朔州之北獲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刺八都參政高甚并其所部兵眾九年丙申春三月進軍寧夏敗迺兒不花於賀蘭山收其胡兒番婦駝

馬牛羊而還十年丁巳轉廣威將軍二十年丁卯特升僉前軍都督府軍事賜綵帛萬匹黃金百兩白金百兩及甲第一區臧獲數十輩命公征討雲南廣西龍里諸部二十二年己巳秋八月還朝賜以誥命授驃騎將軍二十三年庚午奉詔湖廣都司訓練官軍至貴州置新添衛二十五年壬申更給新製之誥九月公赴山西籍民丁爲軍置天成東勝二衛二十七年甲戌春三月十二日太祖皇帝御奉天門召公慰撫之眷倚甚特賜犀帶命復其姓爲謝氏明日以其季子達入覲即除散騎逾月而選尙汝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帶金帶襲衣鞍馬之賜長子忠復授興武衛指揮同知三十一年戊寅公得末疾乃致政家食甫二歲而卒享年六十有九顯祖諱厚菱贈驃騎將軍僉前軍都督府事祖妣張氏贈夫人顯考諱中善贈驃騎將軍僉前軍都督府事妣許氏贈夫人妻卻氏贈夫人子男三人忠懷遠將軍任世襲指揮同知順未任達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女三長適馬旺次在室季適指揮同知

戴義長子孫男十人女十人自昔一代之興必有虎臣碩輔豪傑
之材以翊扶昌運至於功成治定而彝常鍾鼎之銘河山帶礪之
誓俾與國家相爲悠久夫豈易得哉若公以篤厚之姿勇果之藝
盡瘁效忠而致位將領斬關陷陣褰旗先登與夫首馘之獻不可
以數計至於鳴劍伊吾之山飲馬捕魚之海踐霜雪絕饑糧凍餒
戰瘕皆身歷之故能簡在宸衷光承天寵身居宥府子爲駙馬克
享榮祿以致考終豈偶然哉先武靖王與公逢興王之運周旋戎
旅二十有餘年子又辱公同朝而與駙馬君忝同戚里及爲是銘
雖重於作而義不敢辭銘曰

天啟聖明篤生皇祖奮自側微丕揚神武瓌材傑士聞風景從盡
用羣策以成治功維時謝公勇踰貔虎小大百戰折衝禦侮迺擢
將領迺掌羽林迺僉衛事簡注皇心自東徂西北南萬里降城破
邑惟上所使殫力盡瘁不有其躬克殄大敵寰宇混同宥府是登
品列第一寵錫便蕃恩榮備至光昭胤嗣孝義彌敦帝女擇配有赫

慶門福澤方隆受天之祉子孫承傳世濟其美賜葬徵吉桂山之
陽刻銘茲石永古流芳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五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六

有序茂才

宋學士濂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授以長官俄遷為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

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尙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尙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所統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

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旣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陣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隆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立起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洵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

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眾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蕪國公諡曰武義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

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蕪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蕪國夫人側室朱氏俞氏子男三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眾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膺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于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眾內饗其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靈萬

國^六其公拜稽首賜死為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七其孰不為庭率師
 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八其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兇豎
 始忘^九其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十其蔽遮河潼以
 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十一}其立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
 恩義斯在^{十二}其十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十三}其十帝
 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勲錫其茅土^{十四}其十孰不壽考以樂承平
 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十五}其十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為堂畢茲窀
 穸^{十六}其十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十七}其十史臣造文
 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

縉雲伯胡公神道碑銘

深

同前

上天既革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東諸郡而婺衢處三
 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
 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
 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

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
 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
 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
 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
 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員外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始十齡
 而大母李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之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
 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
 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厓
 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厓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雨至厓
 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圍原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
 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
 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倣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
 溪入龍泉公嘆曰淞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

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挺爲盜江湘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
成處州辟公叅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
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卽仍
良民耳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成卒韓
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
州與公語意合帥府君事復辟公叅謀之公曰温城叛者唯一二
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
虎等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
胡爲與賊守自取作螯粉耶將軍未忍卽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
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
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海民
以魚爲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於
道路宣慰欲列公功于朝公辭旣而宣慰以行省叅政總兵征鄱
陽復邀公俱行成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眾爲叛龍泉長

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
擣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
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邨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
泉溪無賴之氓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旣至假公分院行軍都
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
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
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殄滅今茲之來豈非
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陣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
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
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
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
抹公所守不降歲已亥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閩
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

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旣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于眾曰兵少不足禦敵師眾又無以食之奈何眾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廼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眾乃讐服江西食東浙

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暨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擒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

且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並復端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上時已卽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喻之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錄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柵友定大思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陳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旣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寶融歸漢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寶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三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

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弗已學之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眾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繼室滁陽楊氏公旣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源之左葬已來徵濂爲之文昔濂侍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詔鎮處城皇靈覆冒幸已竄謚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圖展犬馬之微衷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交公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欬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

者銘曰

洗洗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
爲兵徵見於龜茨爾眾荷戈來入我堡寘爾枕席拔爾水火公師
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
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
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
歸職方旄纛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
弗阿月出如赫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
邦匪公之臨十里枯甃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
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斃
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銘溢

同前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
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
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

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
之碑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
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拭淚而叙之
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
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
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
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
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
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
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
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
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
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
巖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爲儕類所侵苦公

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
 曲者舉正理直之眾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
 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
 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俱至虎林
 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
 感至正壬辰蕪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
 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
 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
 喜賊帥欲問公計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
 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
 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
 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民
 為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誤
 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

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
 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而止沸也不識可
 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
 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
 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
 龍泉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
 台城台之寧海民亦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
 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
 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
 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遂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
 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
 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
 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
 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鄰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竇忽

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眾來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旣踰外

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賊破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其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寅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眾猖獗公議討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沮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羅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之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

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藉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温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

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朱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堯仁僉事王璫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除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

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邢興季汝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充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爲公所鞠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亦爲所要遮公命存道

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並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旣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旣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旣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卽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旣入見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

中允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卽日召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征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本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卽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厯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

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命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藉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尙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

戊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勿忽若無以
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
曰忽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
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效此爲慊耳臨終親友何
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
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上甚
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
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卽存道明威將軍
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孫子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
正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
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二兄別
居已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
有墓祠標曰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
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

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岡爲義阡
聽其葬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
事卽龍泉劍水之陽設祠宇祠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
者無不爲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
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
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尙伊洛之
學嘗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
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
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爲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
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余竊聞之章爲東南著姓
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
嘗乏人公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爲尤人至
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爲墟公談笑
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

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
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
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子敢評騰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
戲金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
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螫螫于子孫白
笋堆牀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踈髯目電焯旨吐鴻鬯鐘
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瑾嘯呼不異鬼彪羣公起
長驅汗且奔一障佇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壘照絕等
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
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
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汝盜
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
叛命者馘以狗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

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萱堂風慘驚遊魂上表
陳情達帝闔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誰不淚沾
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颯濂洛漑本根所以不到枝葉繁文事武
備道乃存黃腸題奏藏山礬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諼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六終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有序 魯

宋學士

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瞻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丕之始皆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譏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歎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

氏也孔門弟子邴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閒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理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詞章靡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志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

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騷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眾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於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一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

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邪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燧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愆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叱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成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譏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公獨譏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

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邪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卽趣觚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耐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畜德熙和入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飭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閒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

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稿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蹶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也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卽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

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爲千塗混其精狃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東帛莛莛蒐羅俊賢兮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訖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躑躑其中朽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誠意伯劉公行狀

基

黃紀善

伯生

公諱基字伯温世爲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

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卽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實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倚蒙古根腳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文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

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鄰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註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於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較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於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邪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

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采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敕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

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眾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眾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所輔者爾奚以眾爲乃悉以眾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開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

逕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皖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禽也眾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眾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禽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禽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

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於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卽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禽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

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眾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眾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羣臣眾心始安後大早上命公諡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欲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台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

昶通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於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上命

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
易輕也願聖明畱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
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
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
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
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
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
知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獷將債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愈
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
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
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瑋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瑋
進賀平蜀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

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
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並以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
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上甌括閒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
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
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
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瑋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由中書
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
吳雲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弗與則建立司之
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上素知公置不問
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已赦瑋歸及奏上曰旣歸矣免之公
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
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
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

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六歲公之子瑋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瑋又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犁眉公集聚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瑋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孫男三人馬虎貊孫女三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瑋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相連絡幸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

誠坦蕩無閒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

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參政劉公墓碑銘

璚

蘇編修伯衡

皇明有佐命勳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於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璚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人曾祖諱庭槐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祖諱燭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

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畱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羣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爲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於家也遣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上爲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穎川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爲賢而極爲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巖險戎卒逋逃淵藪也愚民往往螿聚爲姦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

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誅使誣誠意伯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上營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李鐸以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卽日出書石室中橐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曰慎勿泄也喪葬事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畱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三十貫遣之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上猶以爲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圓丘被旨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圓丘署丞進瑞粟特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除官四百餘人上諭眾曰劉璉勳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效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

矣眾乃始知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凌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參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泣盡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況孟藻能篤而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世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者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其志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君爲子繼
武而作爲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
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當亡當亡日嗟允矣肖
子直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黻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峩峩
出入不苟侍於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
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噬遷怒於君巧詆深文冀罔
天聽君免於辜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迺騰迺藁獻於帝
闡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旣御趨而造朝
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
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往參
厥政微君孰託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
惟不遑啟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恫頌聲洋洋
達於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
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與材違皇用慨歎遣文祭之親御

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
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濂

門人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
易講師弟子至數千人唐武德閒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
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
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
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
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卽
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支母陳更相保
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
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
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
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
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

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卽名師卽有成爾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六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聞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三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 endpoint 端嚴方正先生年甫二十有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先生先生則據證

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注等書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

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閒，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者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倫，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辟猶飮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張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

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眾。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苦告，詔還家。燮治乃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

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
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
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
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尚書公
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
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
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
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厯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
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
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
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
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
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

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
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滁陽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
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
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
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
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還奉議大夫國子司
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
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
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史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
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
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
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
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

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曆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議論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升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

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又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

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
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
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昂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
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
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
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
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
有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
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
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
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
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
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

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
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宜勞爲多特拜翰
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
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趣令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是年某月詔
徵先生家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璠除
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璠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
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璠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庭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賜之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焉先生益感激
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
略可自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
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

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云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忠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上嘗延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爲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

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佯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畱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

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旣行數日上問璩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璩以安對未幾復謂璩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璩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胸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跣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

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眾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敕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誇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

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連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然鐙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敕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

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璫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孫男慎愷恂懌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牀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偉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厯官諸事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采擇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行省參政陶安傳

徐紘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猶深於易元季嘗
試於有司爲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沈涵道
藝賦詠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
平路安與耆儒李賢率父老出城迎安見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
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與語時事大悅安因獻言
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眾渡江神
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
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
月已卯朔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
書省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留參幕府從克金陵會丁母夫
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升左司郎中贊畫之功良多上旣得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聞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禽其眾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戊申上卽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修大明令公爲議律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上曰適聞倣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迴櫂豈能達哉且吾

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今之鑑豈不信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

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獻洎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議若曰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皇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若曰今擬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

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根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某年遷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郡縣初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推恩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侯祖母爲姑孰侯夫人某年安有疾旣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上聞之哀悼親爲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智勇神授動有定畧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所以啟迪淵衷者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已然我太祖之興比之漢

高抑又過之蓋胡元入主華夏百二十餘年濁亂已極我太祖出而順天應人用夏變夷當時奔走禦侮推誠效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勳業烜著然謀謀帷幄自誠意伯劉公之外如參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避亂家居賦詠自樂若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揆也及其遇我太祖乃能審識真主首從義旗因說以弔伐安天下爲心一見之頃兩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僭亂驅胡元於漠北以復中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役夫何異乎然則董公之說不足言矣曩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博張祐獲觀永樂閒行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鉛山宮贊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覽得以仰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錄

善

楊尚寶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

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

傳爲已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

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撰墓誌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侯憲中

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於朝授

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

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

有遼海集未至遼城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

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十七年天子思用老成驛使

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投奉議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邁危疾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

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眾

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

墓志

國子祭酒宋先生墓志銘

劉學士三五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疾在苦次不得跣以請茲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於先生爲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於春坊先生曰得毋與鎰長吾爲舅弟耶不然何面貌之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舍法以同時爲舅弟以舅弟相知爲世契則於先生忍銘不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繇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諱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逮

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壽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持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爲時聞人中經驛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皇明受祚徵詣公車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部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敕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俄升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慎師生相奸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爲祭酒升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之感惟眷遇所以提挈鏟磔不遺餘力師道旣立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選博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上遣中使致諭其略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天章下賁光輝儒紳恆爲祭酒

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敕召之遣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賞費者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飲食恆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及是疾革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絕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表之年當易簣之際而風雲爲氣不少衰丁社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是哉可謂真大夫矣取其平生所哀集先世碑銘傳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十又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

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卽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曾孫男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於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堯舜接夔龍代言文淵掌辟靡惑惟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胸蔚爲海內諸儒宗譽髦多士振文風棟梁斯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遽罹凶至尊爲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豐年登八十善考終歸窆祖塋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吏部尚書陳公墓志銘

修

解參議

緒

余奉詔纂修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眾庶咸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甲辰卽王位而淞江取次平若

廣信陳公修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中而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爲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太祖初卽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炭尤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閒非公莫可治也遂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疏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啟之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嘗謂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畎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今尚書公沒四十餘年始得其子九成爲之狀求爲之刻辭於石按狀陳氏自

彬始有聞於信之弋陽生應隆應隆生文光號南隱贈迪功郎生萬里字德甫號梅間任信州路厯山長教授贈黃巖州知州生三子曰誼曰天驥曰敏學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總管府治中生弘字仕遠蔭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母張氏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又一葬梧桐鳴夫人楊氏今年九十餘公沒二年九成奉母隱居於桂徙南寧今家於桂縣之郭門有子三人曰鏞曰銘曰鐸鏞之子璉銘之子瓚鐸之子璉爲之詞曰
廣信之山龍虎鬱盤弋陽九華連峰噴吮篤生偉人逢時經綸審所宜歸乘運躡麟聖人好生明刑飭法與定章條惟存欽恤制兵之宜因仍厯世寓農講武經久無弊山東初下兵民雜居朱轡阜蓋往來撫綏期年政成歸掌銓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紬石室用纂六經敬服德業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爲此銘邦家之光閭里之榮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新

解參議籍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爲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卽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儕眾中資貌瓌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卽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邇也會嘗與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升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歲分爲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每奏事庭中玉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庭之臣莫不以爲難而謙然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爲難及考滿

遂升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爲瑣屑投資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蓋公平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爲冷熱變親戚有急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於官上賜棺斂祭之爲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爲榮公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尤善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爲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柩歸葬於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刻也乃序而銘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具勳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惡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張主事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坦齋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

之裔世爲茶陵人大父平埜父芄翁皆宿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
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
鶴之姿性資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
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十有四年
始以鄉貢辟爲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饑饉之歲與芄翁父子
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廢文墨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
大召名儒三吾幡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黃輩侍上左右
眷顧特隆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多
所刊定因著學業啟蒙嘗被旨考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
神道碑銘多命三吾爲之屢典文衡充讀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
三吾時侍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爲庶
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遠邇騰懽蓋聞水陸草木
之英爲瓜爲運所茁必駢所毓必雙矧是嘉禾爲五穀之長文者
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耀芒而森森鋒

起其穎當結實而顆顆珠明莖之森也日出瑤空漏萬頃黃金之
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瑩蓋天惟發祥故特
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
其在成周則異畝同穎於地爲陶唐其在炎漢則一莖九穗於地
爲洛陽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往聖有德必於往聖而感
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大明朝之君靈莫靈於
今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進劑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綏於
周世嶽靈假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
言也宜郡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而至皇上曰噫我茲開國
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爲朝廷之盛事猗猗嘉禾惟穀之
精其大盈箱協種殊莖昔生周朝今來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
則以是禾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脈之所本有國生業之所自也
既告宗廟乃救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必熟而薦者不敢
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穫之稭稭積之粟粟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此又可見嘉禾之祥爲豐年之兆而詠歌於
良耜之什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爲圖今國
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區不史之史而德
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世口碑之紀遂爲之詞曰
天心降祥兮萬宇薰和地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
維此之瑞不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
二十年二月甲辰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
自爲注三吾時爲左春坊贊善上召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
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
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
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注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
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
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
無疵廿二年十一月乙丑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爲翰林學士獨侍

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閒汝謂南
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
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
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上嘗命宋濂贊其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
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壑其文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
產之磊落高立鰲山拜恩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
然邈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見重於上
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傳者多謂三吾不能保終
吉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有一卷傳於世

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
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
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退不
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之九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之十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志銘賈

陳侍郎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季有仕於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刻剝殘忍公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卒給衣糧縱之家雖富饒急於振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忠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

中書斷事越明年巳酉轉都督府斷事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升本部尚書階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矜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中爲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綬之卽拜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爲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於上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於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爲靖江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敕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上可其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餞滴江之潯人莫不以爲榮後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

於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布山之原祖廣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父熙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氏次石氏俱贈夫人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學識優長隱德弗耀子四人恆震復熙皆知學好禮惟震有詩名孫男四人公瑾公瑜公瓛公玘女三人孫女二人次第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卽震也於戲自元綱解紐海宇兵爭乘時奮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肆毒少知推一豪爲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以及於眾視彼之暴豈直相千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終惟公踐歷中外官至卿相忠義著朝廷聲名滿天下勳垂竹帛德在人心五福備膺子孫蕃衍非先世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是哉銘曰
巍巍李公世爲越人積善旣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實自公始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好賢誠出肺腑聖明

御曆威讐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歸帝嘉厥誠錫以祿秩尋升秋
官克殫忠赤後參大政於澗之中威德交敷聲聞上聰致仕於朝
出於寵渥時有敷陳多所裨益逮居相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此
志則完之身云亡之德弗替慶流絲絲式延後裔清秀之里布山
之阡勒銘貞石垂美萬年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

壽昌

胡文穆公

廣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於阡將無以昭著先德
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公諱壽昌字子祺世居金陵
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子勝避地廬陵之薌城因家焉七世祖
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銓子泳宋右承務郎泳次子槩宋兵部
尚書槩子煌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子敬之宋修
職郎又徙吉水之大洲子諱震龍字起晦宋宣義郎子洪範宋國
學上舍生先公會祖也祖諱元吉字鼎亨究極羣經不樂仕進急
義好施以德行稱考諱崧字彌高號貫齋博學有隱德嘗一試於

有司輒就引退探索至奧以造其成妣夫人章氏有賢行先是未
有子嘗禱於神大父夢巨星墜於舍已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
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稍長端重如成人大父尤鍾愛從龍元同
先生受學於郡城事師爲學日謹不懈深爲龍先生重龍先生沒
再學於萃樂吳先生卒業於門先生尤篤愛事親至孝親疾侍湯
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相繼沒力疾以營喪葬撫
諸父弟妹長爲畢婚嫁元末兵亂避於洪歲壬寅皇朝兵下洪先
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僞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眾
從征吉水反奔回新淦王師追之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爲
從賊欲盡戮之先公言於軍帥曰此良民也非從賊者不可殺軍
帥愕曰有是哉訊之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洪武元年州守
費震辟爲郡文學三年春詔入京試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
八明日召廷對適太史奏文星見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爲監察御
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

先於建都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田壤之膏腴方
嶽之氣全寒暑之候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社稷於悠久者也
天下可爲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跨有西北控制蕃漢堯嘗都
之然其地隘塞汴梁北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
無險阻可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遷之矣然嵩邙諸山何
若穀函終南之險灋澗伊洛之水何若涇渭灞滻之雄故得天地
之中據夷夏之要莫關中若也可以永郊廟之享可以緜子孫之
祚莫關中若也可以居重而馭輕可以強本而弱枝可以頓天下
之兵可以聳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居
外而制中者難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陛下也夫鍾
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陛下肇基於此中國迎刃而解誠
得乎天命之全吳晉宋齊梁陳得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
制之者中原有人也中原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南中
原無人然後可以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斯建正當上合天

心下符民望願移江上之龍輿永鎮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
下之事固將次第言之而獨以此爲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王創
業於悠久莫不以建都爲重故敢首以爲言惟陛下圖之書奏太
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先公與御史王子啟被召入對稱
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二公儀表魁岸及陛辭太祖顧謂曰
真可惜服蠻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撫察民隱不事威望務
存大體嘗錄囚有疑獄必平反之恆語吏曰人死罪不復更生罪
苟當無憾不當則負冤無窮常求其當恐猶失之過況不求乎由
是所活者多時征稅失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爲額先公監處視舊
獨無增廉使舉他郡例爲言且恐并得罪先公曰實無所增有罪
吾獨當之不敢虛羨以病民後亦無事民竟受惠融州真仙巖多
碑刻元祐黨人碑尚存卽擊碎之六年調知彭州初灌縣都江堰
自秦李冰爲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漑成都田畝歷代相沿修治
兵亂堰廢民不得耕田野荒蕪先公以修堰興水利爲言達諸省

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不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辭剴切轉聞於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木萬五千有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縛長木爲三腳架銳上而闊下束短木於其腰載以竹筏豎置於江口水表裏二重大小九十餘坐復架長木於橫木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卻立順水木於三腳架外又排立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簞苴以萑葦實以沙土牘斷江流乃用工陶洗積淤以竹編籠狀若長蛇凡千三百餘實以沙石包護堰岸重疊三層以分水勢前高後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橫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二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貫穿聯繫使無衝決修築都江及大小釣魚石門侍郎口寶瓶口顏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八又作護水隄二里修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都田畝充足公私皆喜前代修堰鑿石蝨城欲其固練油灰膠其縫治鐵肩鍵其中又鑄鐵柱鐵韆當水之衝以鐵爲巨筏交系於鐵柱之上春夏水泛旋

見衝決然糜費錢糧動以萬計先公計於每歲農隙水涸之時如前修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沾水利者亦樂於趨事爲文記之後一守先公之法又修彭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居民炊饌取水於十里外朝夕厭苦及是堰成引水旋注鑿井卽生水民免負汲之勞四召流逋勸其開墾教以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暨後歲增數倍兵荒州多暴骨命徧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下爲政三年專務德化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不驚及將去鵲羣噪連日九年升延平府吏有不檢者望風解去比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靡後有淫祠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爲言先公曰非祀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屋而居之絕其妖妄作興學校修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生徒多底於成甫期年百廢具舉奸蠹屏迹政化大行會有大星墜間光芒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孤實丁巳夏五月十四日享春秋

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翊日坐廳事署案畢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矣言訖而終同寮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惜爲具棺殯斂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於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墓側團如車蓋覆於墓人以爲陰德所致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公之裔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卽莘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太夫人生二男三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榮次適徐崇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穆藥穗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齋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動必由禮雖一飯未嘗不敬對人無疾言遽色有犯不較重義樂施淡於嗜欲有孤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仕宦所至多惠愛凡有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無華靡取適可而止厯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

然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遠胸襟灑然無所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醇厚誠敬爲先故當言路傾竭不諱厯揚風紀持憲公平典領州郡盡心撫字懇懇愛恤吏感於德民懷於仁棄諸孤之日無一毫長物惟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集若干卷於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不幸七年而孤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揚先德今幸際遇聖明竊祿於朝荷天子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考先公德行其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槩以揭於阡庶後世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感於斯焉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

禱

鄒中允

編

大明受天命掃清羣雄奄有區夏元氏旣遠遁於沙漠獨其遺孽梁王把都竊據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眾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

測之境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見梁王諭之曰大明受命統一疆宇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言頗駭懼欲降會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怒責梁王使速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故我明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誓爲國死終不爲若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仕爲成都府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因訪其諱所製神主以歸將奉公之遺衣冠以葬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孫稔始卽青巖里象鼻岡奉公之神主葬焉遵父命也公諱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祖炎澤考良玉皆仕元爲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公潛其爲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太祖皇帝

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卽處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爲同知南康府事及太祖皇帝卽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公旣爲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兩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散百不存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莽剔瓦礫以建府署撫摩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收禮其士之賢而廩餼之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以安集民至於今思之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史職雅擅其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爲多及教大本堂尤盡開導之益上每召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而後退性剛直於人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卽及一言合意卽傾盡無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巖危素遠者圖等雅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卽南

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問學深粹博覽經籍貫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爲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以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遇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在人心其行實具國史而稌復欲有以表揚於阡者亦孝子孝孫不忘其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綬早世紳仕爲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穰稌稔稚女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敘其大者於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博士王君墓志銘

紳

鄒中允

緝

君諱紳字仲縉姓王氏婺之義烏人其先本太原祁人五代時有爲節度使曰彥超者始自會稽徙義烏宋時有諱固者嘗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第爲恩陽令以卒邑之有科第蓋

自固始也南渡後復有典方州積階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子孫自是世爲仕宦家君曾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祖良玉常山儒學教諭考禱博學有文行最爲世所推重國初由儒臺校理厯官起居注出佐南康漳州二府召修元史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以節死妣何氏君幼孤鞠於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游宋公教以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人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爲不可及然君不自以爲足益搜閱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居家事親孝與兄相友愛母病奉湯藥未嘗去左右夜臥衣不解帶及母卒哀毀不能勝未幾其兄又歿君煢然單居然君學問亦遂成名聲籍籍於人矣洪武辛未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有稱於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旣至蜀王見之喜甚謂長史黃友義曰王徵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爲館穀復作詩以

賜之因命爲成都府文學使得朝夕見君念待制公死節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於王乞往求遺殖王閱其情許之爲資給其行既至訪其所在不可得哭泣悲哀不能置迺作滇陽慟哭記以述其志旣還蜀王復賜以冠服及帶所以禮遇之者益至蜀人以君受王知遇之厚皆相愛慕自藩閫諸司大臣無不敬禮者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史黃凱復以文行共薦君君遂人拜國子博士其時四方賢士皆來集京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處其文章益工而名日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幸以疾卒於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修潔性寬厚善於取友有與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與之較常曰吾於坦懷接物虛已納人庶幾有焉所奉素儉薄居家亦無所矜飾酷嗜著述每夜孤鐙燭坐吟詠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憊力疲而猶未已也爲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尤喜爲五言詩冲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所居

四壁蕭然無華靡玩好之物惟經籍滿架而已娶丁氏曹氏子男四人穆稔稔稚女一人孫男一人淵君旣卒之明年三月稔以君之喪歸葬義烏之崇德鄉青巖里象鼻岡又明年復狀君之行來請銘余與君交旣厚而相知爲尤深每與君聚會極論天下士未嘗不慨然興歎知君之所志者遠蓋所謂磊落奇士也惜其壽不及中年而遽止於此可哀也君所著詩文有繼志齋集三十卷平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眾或以事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爲君發其幽光者然則非余其誰銘銘曰
學足以嗣其先仕足以行己志有昭此邱百世之遺

吳尚書傳

雲

李尚寶 應禎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爲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縣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

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上重其才卽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往使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敕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旣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黻亦以其事來白

乃命馳驛奉襯歸葬而許黻爲國子生黻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公四子其季衮永樂初由歲貢生除交趾安遠縣知縣今曾孫曰志高玄孫曰鳳翔家益貧不振應禎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犁爲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亦貧故不祭掃者已久莫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則與家藏誥敕及遺書俱燬於火矣爲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爲人於學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爲詳重其仗節死義可以爲世道之勸輒書而爲傳後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一
參贊軍務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五指里人也性倜儻尚志節事二親以至孝聞洪武十五年壬戌願入太學爲時效用十七年甲子詔旌表巍孝行之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乙卯秋八月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是年以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都司關朔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役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夏五月宮車晏駕建文君受遺詔登位巍上表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之類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臣靈於萬物者今我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懼忻踴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己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聖詔頒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代理萬機之勞天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喜賀太祖皇帝

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於千萬年也微臣才力疏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聖代宏軌之遠末復引大雅下武之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神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以寓忠愛之誠次年爲建文元年魏上書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旣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求賢舉魏禮送京師吏部引奏以魏爲成關朔仍發還本所先是太祖封建諸王分封秦楚燕齊湘充寧遼谷代慶肅諸地巍慮地大難制上書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土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若曰臣借漢爲喻昔漢高帝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貫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漢高祖遠慮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瘡一股之大幾於腰一指之

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故發痛哭流涕之歎其欲削弱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強悍不臣之心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而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晁錯恃才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託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涉遮說崑澗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旣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服海外之國三皇五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效職焉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爲諸侯

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於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開其人悍勇西鄰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濟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御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其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骨肉之患人身之腹心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吾體命良醫而修妙藥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脛腰

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眾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諺曰家不和而鄰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爲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言舉斯心加諸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是年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太宗不自安舉兵靖難魏復上疏言臣聞成周之時管蔡監殷以叛成王命周公往討

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二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後而滅絕之其初豈不欲二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邪觀於東山破斧之詩可見矣今皇上命大將率大眾而往討之其葦爾一隅之小國固易破也今我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況彼之軍民卽皇上之軍民以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讎殺之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蓋自古用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酈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修咫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齊之素志惟在我皇上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疏入差充

參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魏以爲可說而下也詣北軍上書言臣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國家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徼利干譽之私爾臣樗櫟朽材年近桑榆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竊之虞感荷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房之爲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翅考妣莫不願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親藩二帝三王之治指日可待此萬世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

取北平如反掌禽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能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爲一二人之慾而傾覆百萬億之生靈露宿風眠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是豈仁智者之爲哉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得奉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閒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羣雄斂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以旣卽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狄其神謀聖算爲天下子孫萬年之慮也以大

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爲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敵其爲先帝之累爲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卽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禽其逆賊或械逆京師或戮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如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檄遠邇大興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也臣獨以爲不然殿下欲申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雖然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臣愚過慮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禽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葭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

計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爲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東征西伐馬無定足殆亦疲矣況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眾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眾異姓之士豈可保終身周迫而死於殿下乎蓋軍將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爲質備述情由以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宥大王擅興兵甲軍民將士脅從之罪用修親親之好則天意順人心和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甘無戚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親親之大義以寡敵眾以弱敵強而爲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況太祖皇帝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

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殿下不無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故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之士以大王爲何如哉儻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上弗聽魏又假周公之說援引詩書反復數千言若曰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卽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一豪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我朝基業同周室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同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況昔朝廷勉厲風俗於洪武十七年已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旣爲家之孝子不可不爲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大陳義理之辭惟願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

親親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旣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講解數四終弗聽魏復歸景隆軍上長征四十二韻景隆駐德州出師敗績魏遂與督餉參政鐵鉉南行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與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協同固守濟南辛巳夏五月靖難師攻圍濟南不下越三月圍解北兵敗而北捷聞會宴於水心亭魏爲賦詠以紀其事旣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北兵復長驅未幾渡江克金川門太宗卽眞巍聞自經於驛舍

贊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安平君以一日復之魯仲連天下士也當時諸侯皆莫能用卒蹈東海齋志以歿天下事幸不幸焉而已雖然靖難之興天固有以啟之豈謀臣智士所能遏邪

鐵鼎石傳

宋僉事 端儀

鐵鼎石名鉉鄧州和豐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邁倫旣入國學華問

益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參政二年己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挂印充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村壩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於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參贊遼州人高巍並轡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箴事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檢校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堅不肯下攻圍三月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禽獲其巨寇之尤姦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捷音既聞使使賚以金幣並誥封三世其父仲名母薛氏年皆八十生膺寵命當世榮之時李景隆以敗軍召還命歷城侯盛庸挂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錫宴餽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升

山東布政使不數日拜兵部尚書參佐盛庸凡運籌策申軍政會糧草主將多倚賴之北兵既

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邢博閒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

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夾河還戰藁城遂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直抵靈璧擊敗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故老相傳云鉉俘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

時年三十七月十七日也

曹國公傳

宋僉事

曹國公名景隆字先世家泗州盱眙縣祖父禎駙馬都尉尚

曹國長公主父文忠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年四十六卒景隆洪武十九年襲父爵初文忠以武功佐高廟成大業酷好文事景隆少小卽使之讀書友儒生而景隆亦謙讓好修禮賢下士不爲近臣貴戚之嗜好嘗手錄御書體爾禰祖忠孝不息之訓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直爲文發揮之當時非惟老臣宿將歸心而韋布士若天台林右輩皆樂與上下其論偉然爲一時儒將文廟在藩國舉靖難之師旣執北平都指揮謝貴及布政使張昺□□□□□□兵出近郊廷臣齊泰黃子澄張統等益堅興兵之策僉謂六軍宿將親而且賢無踰景隆乃命景隆挂征虜大將軍印賜通天犀帶卽日推輪送之江滸時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松潘忠甯忠顧成都指揮平安駙馬都尉李堅及徐凱李文陳暉等皆屬景隆軍景隆帥眾濟江涉豐沛之墟進屯德州檄山東山西河南三路供餉是年八月漸移北地前

鋒將楊松等敗績於雄縣耿炳文敗績於滹沱河吳高所統遼東兵亦敗績於永平十月景隆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村壩等處明年四月整師再進仍號百萬又敗績於白溝河景隆與督餉參政鐵鉉退保濟南時鉉備禦有策北兵攻圍三月走襲滄州於是召景隆歸京師以盛庸代總大兵陳暉等副之而命鉉爲兵部尚書參佐軍事景隆旣還居位如故北兵臨江急命景隆輔潭王守金川門文廟至景隆等開門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錢四千貫尋命充重修高廟實錄都總裁官

忠誠伯茹公言行錄

瑞

茹瑞字湖廣衡山縣人由國子生歷仕洪武建文間官至兵部尚書加授奉天翊運守正文官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致仕於家

御製大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以目前居官有效者指示而激勸之如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瑄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皆同時出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官乃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也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羣職之上惟夙夜在公而已所以其家稅糧不供差徭不役有司吏卒無有登門者其各家祖父伯叔年高者朝涉田園以爲樂撫兒孫以爲懽或有居市者隨其所以而遂其情上無科差之擾下無鄰里相欺之患如此指示諭之

封忠誠伯券文曰咨爾兵部尚書茹瑄威儀山立器宇淵深執德不回秉心無競昔受知於太祖遂列位於上卿三至納言夙夜惟允一魁御史柏府生風旣輔青宮又領司馬二十餘年恩寵如一是以太祖有內外一人之語朝廷有中流砥柱之褒而卿能特立自持念太祖恩澤之在躬以社稷安危爲己任非仁義不談以忠亮自守推誠竭力品物咸熙令聞昭著於四方乃心惟在於王室

爰嘉爾績閒在朕心

南方以衡嶽爲宗衡嶽鍾靈篤生茹公由胄監而登顯職以文臣而封伯爵夙夜在公及其告老而歸優游衡嶽餘十五年是固我祖宗保全功臣而亦茹公明哲保身所致也

公幼時嘗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看看徧地生塵草丈夫焉事一室閒我欲掃之天下好及謝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賀聖恩寬才微愧食干鍾粟位重叨承一品官帝命歸來全出處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嶽依松竹晚節清風

耐歲寒

并衡山鄉賢錄

國朝著令中外文武大小百職事服勤在官者賜復其家有年矣而行能卓異簡在帝心者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盛哉前事未有於是左通政茹瑄家衡山若叔君美兄珍弟瑛三人者感恩不遠江湖數千里詣闕謝焉上嘉其知德所自也溫慰至再且謂爾楚有人矣今年春正月陞辭復賜中楮爲錠者十仍敕光

祿賜內法三尊筵三几偕瑞齋詣其門以飲餞之斯殊渥也真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瑞愧予早失怙恃自鼓篋賢關侍從上前逮進今官曾何涓埃少補惟先子素心教育期事顯揚訖齋志以沒而故有譜牒亦干兵燹叔父來告以厥故幸克記憶封始祖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從正令今衡山卽仕爲家至瑞兄弟六世矣

茹氏諸老薰香乎儒林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天朝幸哉皇上覃恩所暨美翁之來家乘記憶之得皆非偶然者並劉三吾文集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瑞薦公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曾榮撰節愍陳公治墓志

惟公衡嶽英華聖朝良弼器宇淵深威儀玉立當洪武之初年領黃門之要職受知遇於高皇端表率於百辟烏府青宮屢著茂勳銀臺司馬益隆嘉績台輔重調變之寄伯爵位人臣之極非仁義而不談以忠亮而自執令聞昭著於四方乃心惟在於王室內外

一人之語旣被獎於綸音中流砥柱之裒亦見收於史筆全壽考於令終等明哲於古昔都御史謝綬祭公文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二

司業劉公言行錄

崧

尹侍郎直

劉崧字子皋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國初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為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胡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歎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作文手為皸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游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為先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曰吾無勞於國而有恩命吾不為也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捷者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蕩覆避地累歲無以為生會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公以經明行修薦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鎮江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公

歸奏之得旨與民異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萊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冰凍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凡四閱月以訖事聞在兵部幾三載升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公持憲綱靜以臨之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爲當罪而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役溷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興縣學之側以宛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設走遞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爲政裁畫有方卒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清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敕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楨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鎮襲封誥詞宋學士景濂嘗觀其文歎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時侍郎陸某以察爲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失五月

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得疾遽卒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怪其候老朕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卽命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遣御史唐壽諭祭其文首日卿有學有行嗚呼

公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行於世

洪武初為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每夜焚一燈坐一榻讀書五鼓即起視事時當兵革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務寬厚以存

大體民甚賴之

大明一統志

尹直贊曰世否則匿世治乃興歷司兵署憲副北平孤燈被衾孰如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特贊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寧國知府陳公言行錄

權

尹侍郎直

陳瓘字同故江西廬陵人國初仕至寧國知府公幼孤事母孝既冠睹元綱日壞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保障一鄉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睹陳氏不足有為去之甲辰春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累升禮部郎中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北征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百廢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

宣城民田濱江化城等十六圩故隄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歲以為患公親規畫築隄廣厚加舊數倍又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泄民至於今賴之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有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弊耳揚言於眾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俱死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為治寬厚崇禮教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民不忍舍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歎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

公秉行清介重義輕利洪武四年以謁告歸省被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年四十有七並楊士奇撰墓碑

尹直贊曰偉哉陳侯蚤負鉅志遭時孔棘莫我敢肆識天所與曰予攸歸軍門獻策撥亂濟時惟聖嘉納擢置幕府有才有識裨文贊武出守圻郡視民如傷蘇疲興學百廢具張政化大行民弗忍釋代者鑒觀守而勿失

吏部尚書張公言行錄統

尹侍郎直

張統字昭季號鷓菴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洪武末仕至吏部尚書死節

鷓菴以明經舉歷官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尋升本司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條格祀神之壇祠公署之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一一皆所規定民夷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考其功能為天下第一深見獎諭還任三十一年升吏部尚書三十五年聞靖難之師入金川門自經於吏部之後堂

此傳不知何人作楊都憲叔璣嘗錄張公行移一冊卷末附錄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彰所作也近得此傳僅半幅而不全篇首僅著其姓字與鄉里篇末僅著其死節之所聞其遺文亦多是雲南所作雄健簡直類其為人而深恨不見其全往歲曾託友人楊一清訪而求之迄今寂無所報今特錄其不全者奉去一覽尚書喬新同尹直書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退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統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善齋瑣綴尹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課最第一迺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已殫自經自靖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侍中許公言行錄

觀

尹侍郎直

許觀字

直隸貴池縣人進士第一洪武末歷官禮部侍中死

節

觀洪武辛未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死於忠舉家溺死池州府志忠臣類

嘗觀人之爲學平居無事坐言其志曰我欲爲忠臣爲孝子及臨利害遇事變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學君子則不然必欲得於已而後行於人行於近而後行於遠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寡妻正謂是歟前禮部侍中池郡許觀早讀聖賢書學聖賢道擢魁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於已行於人者有素一旦我太宗文皇帝舉仁義之師肅清內難後受億兆推戴以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之遇畧不計其後來之榮盛赴江流葬魚腹非所學有得而舍生取義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亦投秦淮而沒而非身能行道而行於妻子

者又能然哉第恐史官諱忌不書使其一門忠節將日泯焉無聞惟閣下生觀之郡視觀之儀詳觀之事宜作傳一通以補郡志闕畧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之義不明有及哉昔張處之死韓愈得于嵩之言於張籍而其傳始備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召邊上故老卒吏而後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今觀之死與張段同一善道而閣下同其鄉觀其儀詳其事比愈之得於他人者實相倍蓰後有遷其人者包羅古今成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徵諸是傳豈不賢於徵荆軻韓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邪教授黎擴與柯憲使暹書洪武末觀爲尚寶卿聞靖難之師已渡淮奉命起上游之兵以入援兵至湖州府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哭於江上謂其友柯暹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暹招魂葬之江上越明日其家僮自京兆來言執政大人有觀望欲推戴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女配象奴象奴叱其妻出金銀釵釧之類持之市酒肴欲供合歡之費其妻俟象奴出與其女及家

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柯暹爲之作傳載其事甚詳柯之子天
順中爲湖屬縣知縣予嘗詢觀死事其言皆同索其文則不肯出
許觀元待制黃俾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女婦之死節者
多矣然未有若許觀妻女之烈也豈可使之泯滅邪並何司寇喬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冢宰及許觀死
事見示但謂許爲尚寶卿與予所考池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
擴之書以許之妻女亦投秦淮而沒則與何公謂赴淮清橋下死
不同然秦淮淮清同一汨羅之水耳蓋不足辨至謂尚寶卿豈許
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熟邪許自洪武二十四年殿魁至是十年
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之員當侍中爲是惜柯之
傳不載於志豈柯欲爲之傳而未果抑已爲之而柯之子終以忌
諱匿而不肯出邪

尹直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春元殿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奉
詔徵兵兵未入援世已變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

以盟維妻與女果不苟生遽卒十口投死淮清身隨家殞上友屈
平貞節烈義今古同稱孰紀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知縣顏公言行錄伯瑋尹侍郎直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
死節年五十

顏氏爲廬陵詩書家胄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薊城爲忠簡胡
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洗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
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
有司以伯瑋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構兵官
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
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
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
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
疲輓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縣丞胡先百

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儻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瓌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自經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禽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道其故伯瑋於予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予家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

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奉政中士徐州判官晏璧撰墓銘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不出時惟一子在側伯瑋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拜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與伯瑋有故過沛悼之情見於辭焉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佳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邱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淚空垂楊士奇挽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壠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劉球和韻知縣顏公墓在沛邑南關公名瓌素以學行稱洪武末由明經授知縣民悅其政太宗靖難之兵壓境伯瑋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

之遂斂葬焉歲久冢平人莫能知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勛巡教至
邑詢於致仕戶部主事孟式得其葬處乃令有司起墳立祠而祭

彭勛撰

尹直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矢
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父為忠臣子為
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王府紀善周公言行錄

是修

尹侍郎直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閒歷官衡府紀善卒年四
十有九

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
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邱縣訓導陞辭太祖高皇帝
問曰汝年幾何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帝善之推為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出巡漢北渡黃河歷太行東
北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弔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

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觀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
放襟懷盪滌思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遽成
七言四韻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
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
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
錄平生所著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
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文十餘卷

並梁潛撰行狀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
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諫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
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
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
解大紳胡光大肅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
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

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常縮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詠不虛寸晷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恆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愨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聞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行之而不徒記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並楊士奇傳尹直贊曰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竟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藉口管仲與立成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修之素守食祿盡心大哉文皇之卹旨嗚呼舍生取義是修有已

重修修讓王公墓記叔英周知州瑛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讓墓在焉修讓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

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爲文字官未幾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時嘗自爲贊曰生旣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爲詩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迺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桐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桐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託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爲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旣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采嘗薦楊公建文朝久後事

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陵夷鞠爲邱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英初爲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首以特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爲二令州人執之旣至告以故其父原采引決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爲修治其墓拜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臣子子不爲諱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爲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於太宗朝其忠於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爲四時日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鑣諸

故戶科都給事中龔君墓表

叔安

靖遠伯王驥

皇明有死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閒君以戶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傅訣曰顧事至此我且分死矣爾第齎敕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旣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遂迺投城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其配收君之喪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還葬君於縣南崇德鄉青巖里先塋之次後十八年爲永樂庚子其孤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繕書中祕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敕命授承直郎贈君如永吉官傅封太安人君之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爲之銘旣昭雪矣永吉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死時不肖孤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畀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歿之大感也曩永樂初予忝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聞君之事甚邇且詳心竊歎之比承乏兵部西討羌胡經略三邊
永吉以聯屬日相與居端序詳整充足器愛信知仁者之有後也
於君之書有不得辭君姓龔氏諱泰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
遂之後七世祖明之仕宋宣教郎有緋銀之賜曾祖與祖仲寶俱
以隱行聞於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戶科都給事中母傅氏封太孺
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父喪太孺人躬教育之遣就外傅能自
刻勵日記數千百言無所遺迨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識其賢引
爲庠生獲從景濂宋公之門人宗思睿游因大有所造詣取洪武
丙子書經鄉選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青州齊王府衛眾
咸爲君危之君綜畫周密終其事莫敢有撓之者及監視安東護
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服吏部策試第一初除戶科試給事中
授迪功郎尋改從仕郎其遷都給事中則辛酉之命也敕授承事
郎得贈封其二親君性孝友矜名節遇事剛果有爲嘗作安節堂
所居繡湖之上以奉太孺人而能得其歡心若博士王君仲縉助

教朱君子建咸有著述與弟叔寧處尤無閒言始居縣庠出息學
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君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君曰彼誠病
狂於吾何較卒不納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
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君俱往君曰此罔人耳及往巫見
君瞳不能出一語眾由是服君之明故君之死鄉之縉紳莫不悲
之子男一人卽永吉女二孫男五人潼激漢深溥君以元至正丁
未二月二十日生得年三十六嗚呼自道喪衰世之士讀書問學
不過資爲利祿之媒而已其於義命蓋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
事之死靡忒卓卓然無媿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
死者亦眾矣至身爲齋粉而子孫宗族之或不保君則遂其首邱
而殯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果可得而証哉是宜
揭之以爲世道之勸且以慰永吉無窮之思云

永吉字天民領鄉薦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清慎有聲嘗扈駕
征樂安正統改元丙辰春二月升武選郎中秋九月被誣謫戍

平涼二年丁巳春二月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公薦公可用詔驛騎取之時副總兵都督趙公安兵部侍郎柴公車將兵出涼州以公為佐軍執誠而還公之籌策居多夏六月復任當在平涼時母傅沒於家逾三年公弗及守制既還乞終喪不許九年甲子詔靖遠伯王公驥討麓川緬甸西巡延綏寧夏莊涼甘肅等處以公為佐奏功凱旋十四年己巳復詔靖遠伯將兵往麓川緬甸孟養等處征勦苗蠻經畫一委於公運籌決勝參贊惟勤班師行賞冬十月擢大理少卿天順改元春三月升兵部右侍郎夏六月改南京禮部秋八月改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冤獄休寧縣王豪孫志靜謀殺細民項仕和而奪其妻事覺賄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送寺審錄公疑而置之及晚歸過太平隄忽一鵝止肩輿下揮之弗去公指謂鵝曰若有冤可隨我至門及至則鵝不見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冤耶翌日閱案果疑遂駁回會都御史蕭公維楨差官往覈其事實孫志靜謀也成化乙

酉冬十二月上疏乞骸得允乃買舟東歸琴書之外無餘物公平生厚於待人薄於奉已惓惓以保民愛君為心永嘉章恭毅公嘗題其墓有生既無慚死亦何愧之謂噫可謂名言也已抑愚嘗因是而厯考黃門同事之臣若吏部尚書富平張統侍郎毛泰戶部侍郎丹徒郭任盧迴主事平涼巨敬禮部尚書宣城陳迪兵部尚書鄧州鐵鉉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副都御史新淦練安太常寺卿分宜黃子澄海寧盧原質翰林侍講寧海方孝孺修撰天台王叔英侍中貴池許觀大理少卿鄱陽胡閏寺丞陽鄒公瑾戶科給事中莆田陳繼之御史歸善王度董庸會韶鳳高翔魏公冕左拾遺奉化戴德彝宗人府經歷宋徵僉事榮縣胡子昭參贊遼州高巍散騎集縣廖鏞指揮宋忠徽州知府莆田陳彥回蘇州知府安陸姚善衡府紀善泰和周是修知縣充史官臨海葉惠仲蕭縣知縣仙居鄭恕沛縣知縣廬陵顏瑰其

他若秦興之茅大芳眞寔之景清諸城之周睿又若高不危謝昇皆一時死難之臣也雖其死之不同而顯晦不齊要之忠於所事則一而已惜乎聞見不廣不能得其履歷之詳姑因錄叔安黃門故實而併及之有以仰見我聖祖作人之盛如此云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三

梁用之墓碣銘

潛

楊文貞公

士奇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所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

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仕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卽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礪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

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詠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猗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太祖皇帝實錄書成升翰林修撰授承事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致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眾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文學服眾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蒞事有

程而有情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爲所
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
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
時翰林獨畱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
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
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爽闔弘毅耿
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
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
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學壯而益
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騷爲奇
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
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
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諫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權好

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棻楫榆皆知務
學果棻皆舉鄉貢未升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
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
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予哉故其葬也宜予銘而予銘之亦豈出乎
私哉銘曰

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申毀
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理有瞽瞍爲善罔祐顏短蹠長從古則有
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

前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續

楊文貞公

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
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雁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
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
科第至諱夢中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

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上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卽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

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化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之里胥額設弓

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事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卓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升侍讀學士奉訓

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初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繙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繙瞰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藉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

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爲己過明于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察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榎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損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遄疾千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浹

少詹事鄒公墓志銘

濟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卒於官公之先
自樵李徙錢唐世畜德不仕考壽之博學有志遭元季亦晦迹不
出公諱濟字汝舟蚤喪父事母以孝稱天資穎敏好學強記稍長
游縣庠材識爲同輩所服先生君子多重之餘杭令聘佐教縣學
遂奉母徙家焉而毅然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學一新學舍
自令丞以下皆嚴敬之秩滿升中都國子學錄又升國子助教一
時國學之爲師者皆樂與交爲弟子者多樂就其講學無幾坐事
自陳左遷西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府學用薦者升平度知州
階奉訓大夫廉簡寬厚吏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林修撰李貫
舉修實錄官事摭要井井有章書成賜鈔衣一襲幣表裏各四白
金五十兩升禮部儀制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時朝廷祭
祀冊拜慶賚及儀物制度徵舊章參古典閣部一資於公詔修永
樂十典以五人總裁而公預焉安南拒命詔大將軍帥師征之擇

朝臣有文學者往司奏記公承命以行軍事多所助益安南平踰
年餘黨復貳王師再出公亦繼往還升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務持
大體而簡重寬平以率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坐累右遷吏部
郎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奉
令旨授皇孫經明於啟迪滿秩升詹事府少詹事階中順大夫公
爲人和易坦夷不見崖岸於物無所迂自公卿下至武人庸隸皆
樂親之其學長於春秋爲文章不煩思索舉筆率就所居號頤菴
客至必具酒相與傾洽遇朋徒之會山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
事廢兼嗜老釋之書旁通深造雖其徒尊宿者鮮或過之蓋春秋
六十有八而卒娶袁氏繼薛氏子男二本幹孫男一炳公雖歷事
三十餘年數更顯任而歿之日家無餘資惟藏書數千卷而已余
與公同爲史官時往還後春坊同寮又十餘年相與益厚於是本
幹將奉公之喪歸葬餘杭以左司直郎金寔所爲事狀請銘義不
可辭爲敘而銘之銘曰

緊公之興自儒師誥誥執業趨皋比表植模範懸著龜陟于上庠
閱厥施紬書石室登金闈討論五禮宗伯資參贊戎幕文翰馳旬
宣出佐南海涯官坊入侍騰龍輝猗公歷試罔不宜剴觚削畦和
以夷有不爲公矩入規盡視公履誰疾疵天目之趾公全歸後欲

考德徵銘詩子幹歷官至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王公景彰墓碑銘景

陳侍郎璉

翰林院學士王公卒之十有五年其子應天府儒學訓導貫始具
事狀來請曰先君棄世時貫兄弟俱幼不及請銘當世立言君子
今宰木已拱墓道之石未有刻詞罔以昭于幽潛儻畀一言銘之
存沒知感也予記洪武季年助教國子公居翰林獲接緒論啟迪
良多公自捐館思之弗置今有貫之請烏得以不腆之文辭乎按
狀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爲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
朗之後代有聞人宋南渡以從龍功得官者十有三人遂爲大族
七世祖利政高州助教六世祖祖光大理評事越二世諱宗儒仕

至國子祭酒者曾大父也諱可仕卓有學行鄉邑推尊者大父也
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
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
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徧發爲文章高
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
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斗箕此
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
當移忠於君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
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棘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道亶亶無倦士子多有成就上于天官考爲九州二
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聞訃哀號頓絕復甦凡治喪悉從古制
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公應詔旣至訪
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見錫宴西序製藩王朝覲儀改賜日本
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升大名開州知

州發其素蘊以施於政寬而平明而恕不爲淺功近利民皆安之
復修學宮建壇墀勸農桑均賦役得新籍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
是會以疾歸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于策命覆檢山東諸司
牋奏日給食大官亡何授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與右布政使韓
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祇若以承流宣化爲己任振紀綱恤民隱
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瘴百司肅然上下虛心屬自冀見真儒之
用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與韓同謫居
雲南臨安箬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
者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思朝廷聲
教軼于前代撰鏡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敷聖德以潤色鴻業其
爲碑銘記序雜文又若干卷洪武季年召回入翰林會太夫人項
卒守制于家服闋回京太宗卽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升學士階
奉政大夫居清華之地掌絲綸之命日承顧問寵眷益隆及修太
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清文

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爲得人六年以疾終
于官葬江寧鳳樓鄉之原元至元丙子四月十五其生之辰永樂
戊子七月十三其卒之日享年七十三配毛氏先卒繼李氏丈夫
子五曰宏曰荆先卒曰誠曰信克承其家曰貫癸卯貢士洪惟國
家撫有萬方民物康阜宜有博學者俊之士詠歌德業以賁飾一
代之盛而公奮由科第累官藩臣雖暫屈復伸終躋翰苑用能以
弘才碩學典司帝製黼黻皇猷潤色鴻業爲當代偉人究其平生
克孝輸忠服仁履義宜享百齡乃七袞有三而止邪其文章爲當
世所重在翰林有玉堂稿在黔中有南詔稿藏于家旣敘其事復
係以銘銘曰

有偉王公觀察之裔自唐迄宋代有祿位宗友蕃碩蔚爲名宗詩
禮相承文學是崇國家龍興顯用儒術公由科第幡然而出首振
文鐸尋剖郡符教化聿興卓有令譽養疴未幾應詔而起出參大
藩政聲赫煒青蠅興謗白璧奚傷謫居滇中不易厥常受知元戎

縉紳加禮文章愈奇志節益厲恭承召命萬里回京預職纂修彌光以亨曾未幾時榮升院長寵遇日隆士類敬仰論思獻納期竭厥忠胡不憇遺脩然告終鳳棲之原是爲立宅墓石有辭過者必式

左侍郎劉公墓志銘

辰

胡祭酒

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迺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人後徙鄞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爲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氏王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于世初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爲典籤奉命使方谷真谷真令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卻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幕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爲變文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卽悔悟謝文忠

意乃釋旣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吳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二親繼沒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饋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八懷金入城遇二卒圖其金與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爲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爲辨之得減死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卽加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人以主其祀丹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之公嚴爲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五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

廢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江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襲衣升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澇飢民為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為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飢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為北京行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敕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遣官督醫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毘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閣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參政嘉訥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

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祺禧子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為人直諒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已銘曰

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恩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神道碑

泰

楊文定公

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德善勳業聲名為世昭監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有位有紀述表之神道公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芳洲妣曾氏曾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彭氏考竹亭先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先也公天資瓌偉襟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羣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為文章浩大如也常從安成劉雲章受易經盡得其蘊諸父啟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由庾嶺過蒼梧憩桂林及啟翁改知崇慶乃浮洞庭遡三峽至西蜀復東游京師足迹半天

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士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意益恢弘文思益闕遠鄉里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爲不可及其問學也公字學深得晉人書法若陰陽地理醫卜方外之書悉得其要又餘事焉公性至孝家居時母陳夫人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考及繼母疾以官守不及親侍抱恨終身啟翁罷歸無子公躬養之終身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有恩意其接人以誠信未嘗言人過失自奉儉約義所當存恤者不計其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者無不敬愛嘗曰君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其躬行之實也洪武壬戌朝廷聘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太祖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蘊時天下應詔者五百餘人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命公次第其餘上以爲公論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試僉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還吏部請改官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工部尚書趙俊特爲上所眷欲公與之講學

公初不知也既莅事俊乃諭上意未幾遭父喪去以家故滯於謁選坐是謫安慶者十年戊寅膺薦授瓊州知府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肇慶其遭際歷履也爲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興革之上言振冤滯恤孤寡防海寇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呂塘廢渠灌東洋田皆切時務其授瓊州父老聞之喜曰是先巡按雷州王公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奏崖州黎叛請兵勦之公適至謂曰此但黎人讐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任其事乃遣廉吏往察之已而果如公言黎得免其兵諸洞咸服凡令下趨承無後者瓊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每乘其乏橫斂之公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頑之徒憚公嚴明陰擿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其擾多亡去黎中公諭以理訟日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由是郡中無事乃修學政新廟宇學者興起爲南最郡中嘗大旱父老巫祝禱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

外尚焦然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郡大熟及去官送者十餘里既去而思之不忘其政績也改肇慶時年七十有五乃以疾卒于京師永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克相君子爲中族表儀繼蕭氏子二人長信仲直由翰林歷官拜吏部尚書女一孫男八人積國子博士稊穉種秬稔稚穆女三人詩文遺稿千餘篇公卒時直以翰林修撰偕其兄奉喪南還是年十月某日葬泰和千秋鄉新山原越五年原中有泉出乃以壬戌十月某日改葬雲亭鄉之聶家山直屬余神道碑文余以不敏辭重惟昔嘗得拜公其儀刑至今在目義不可辭爲之銘曰

詩書世澤廊廟器宜卿宜相普厥施乃臨南服司憲紀乃分虎符專郡治所至政治治民心在我有餘克攸濟矧惟利器恆斂銳天之福善庸有旣不盈其躬于其類恩典駢蕃裊所自龍光自天燭幽竈谷可陵兮山可礪允矣我銘貽永世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三

